現代婦女

第八卷 第一期

和平停戰是
世界人類的幸福
何香凝題



何香凝先生

現代婦女社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短評

請你們回去吧！

沙

我們很奇怪，美國是一個有組織有秩序的民主國家，他們的士兵大部是受過相當教育的，爲什麽一來到中國，便演出那樣醜劇。

誰都知道，自從這一般盟友來到我國之後，從成都、昆明、重慶，一直到勝利以後的北平、上海，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不名譽的事蹟。如搶劫人民，或搶財物，武裝走私，吉普車輾殺人的慘事件，隨時發生，尤其是侮辱或強姦婦女的可恥行爲，更是層出不窮。

就拿最近的來說，據九月十二日文匯報載：常熟少婦陳招弟，因天熱在外露宿，適被路過該處的美軍強行非禮，經陳氏堅予拒絕，該蠻橫之美軍，竟以皮鞋向伊頭胸各部猛踢亂踏，致受重傷，脫落門牙四枚，血流滿面，懸在生命之危。又九月十七日新聞報載：美軍憲兵巡邏在見路旁牌坊下有一少女坐倒，滿面血跡，衣服不整，當訊問該少女係何樂廳舞女周保弟，被美軍強拉上車，欲行非禮，周女力拒，竟被該美軍打倒，其皮包之法幣二萬元，美金票五元，及結婚之綢衣一件均已失去。又九月卅日文匯報載：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士兵二人過稿河往開灤碼頭時，有女孩周假茶行乞，美兵深感厭煩，將彼推入河中，致被淹斃。而美官方竟聲明說因美兵酒醉誤推入河

以上還僅僅是報紙揭載大者特者的事，至於在美軍非法行爲之後其所應受的處分如何，便沒有下文了。

老實說，像他們這種行爲，只要每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是沒有不憤慨的。但爲什麽素以文明國家的軍隊著稱的美軍，一到了中國便有這樣野蠻呢？這理由很簡單。

因爲此次來到中國的美軍，都是以上國的姿態出現，他們都帶來了一個帝國主義的觀念，認爲到了次殖民地的殖民地，還不是予取予求，予取予奪，都應該歸我所有。殖民地既不是獨立的，殖民地的人，自然更無獨立人格可言。所以隨便打死個把，強姦個把，又算什麽呢？其次，便是勝利以後已經一年了，美軍非但不撤退，並且還陸續的來，他們簡直弄不清他們是什麽任務？是何種身份？他們到底是同盟軍呢？還是佔領軍？我們自己有時也太不爭氣，無論一個什麽不相干的洋大人來了，都要大吹大捧一番，總脫不掉殖民地作風，這也適足以助長他們的驕氣，使得這般「盟友」們忘其所以。

現在我們也無暇批評美軍的軍風紀，唯一的要求，便是請他們早些回去，因爲如果再留在中國除了干涉中國內政、執行帝國主義的任務以外，實在也無事可做。再說中國是一個講四維八德的國家，他們那些滿街見了女人就胡調的「高級文化」，中國實在無法接受，還是請撥回貴國去扮演吧！

本期目錄

紀念雙十節

追憶革命先烈

槿裳

「雙十」是中國人民光榮而悲壯的日子，中國人民大衆應每過一次「雙十」，即努力拂拭自已的一層積銹：註過、或「雙十」，追憶一回革命先烈們英勇行爲所寫下的史實。

我們是婦女，讓我們來翻閱一下婦女解放運動歷史的第一頁吧：

第一個使我們懷着無限的敬仰追念不已的是秋瑾女士！

秋瑾女士，她是浙江紹興人，會擊劍騎馬，也愛飲酒賦詩。她曾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組織。返國後在上海創中國公學，作革命活動的機關，創辦中國女報（一九〇六年）爲女權運動的喉舌，訓練黨軍並準備黨軍起義，不幸事機不密竟被拘捕。壯勇犧牲！她全部精神獻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婦女解放，她是婦女中光輝的模範！

秋瑾女士之後，受她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召，婦女繼起者頗不乏人。黃花崗之役被捕的就有吳炎娘，吳七娘，青年女子高裂新娘，孕婦偷運軍火纘滿州兵營奸餘殺者更不知多少！

辛亥革命起來，婦女紛紛參加軍事活動，女子北伐隊，女子軍創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悲壯英勇故事！臨時政府成立，女子軍等即被解散，婦女運動，由一般的革命運動走到「參政」的比較狹窄的圈子裏去了！

辛亥革命是失敗了，婦女解放運動也因民主革命的流產而落了空！雖然先烈的血換取了女子教育，職業的部份改進，但教育的目的是爲了培養賢妻良母，職業的圈子也不過陷於產科醫生，教員，女工而已。

這次革命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知識份子它是一種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民主革命，但由於中國人民大衆力量的薄弱，封建力量的相當强固，帝國主義之支持反革命力量，尤其是當時反滿清黨派中本身的不團結，封建殘孽的袁世凱乘機攘奪政權，實行獨裁，一切所謂「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乃至「男女平等」均成了騙人的口號。他要作皇帝，他就利用孔子的禮教，又重新提出三從四德的婦德，溫柔卑順的婦容，學校讀經，女學校强迫學習縫紉家事，可是他自已却在她的新華宮內蓄養了多少宮妃侍妾，三十幾年來婦女解放運動仍在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性的壓迫之下。

我們嘗過內戰的痛苦，在抗戰中我們忍受過無比的犧牲，抗戰勝利了，正想喘口氣，現在又遍地烽火，到處充滿了屠殺！丈夫兄弟子姪尚未復員，又送上了戰場，田園成了焦土，妻離子散，每天死亡在內戰的砲火中的是成千成萬！學生不能安心讀書，女工大量失業，家庭婦女爲天天不斷漲價的柴米，愁眉苦臉，職業婦女當在可能被裁的威脅中惴惴不安，一些市民婦女怕遭美兵侮辱，夜晚不敢出門。這一切都是內戰的賜予！

在這樣的境況下來紀念「雙十」，就使我們無限悲憤，想想先烈英勇犧牲的往事，不禁熱血沸騰，時代落在我們肩上的任務是要達到國內的和平，但是要達到和平，必須政治民主，因此促成和平與民主是我們最重要的新的任務，我們要不顧一切犧牲，不怕一切壓迫，踏着前人足跡來完成這個新的使命。

婦女要為世界和平奮鬥

——對國際婦女會議的希望

金楓



當這淒風苦雨烽火連天的時候，有兩個國際婦女會議即將開會，我們感到異常興奮。我們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亮，聽到了親切的招喚，絕路逢生從悲觀中發生了希望。

我們對於羅斯福夫人及美國十九個婦女團體發起，在紐約召開的國際婦女會議，寄予更深切的期望。美國是目前世界的主宰者，美國的政府與軍人操着世界人類的生殺之權，而美國婦女卻掌握着世界列車車頭的樞紐，她們起來，並且號召各國婦女對世界局勢作有力的鬥爭，相信一定可以挽回目前嚴重的危機。

一・婦女急切要求和平

從意阿戰爭。及西班牙內戰開始，到去年九月日本投降終結，第二次世界戰爭整整拖延了十年。在這十年中間，許多國家的婦女忍受着種種的苦難，她們的田舍被毀，丈夫兒子被拆散，安定而舒適的生活，變爲流離、貧窮、疾病、災害的生活，不但如此，她們還積極的爲戰爭貢獻很大的力量，有的參加後方生產，有的拿着槍桿到前線去流血犧牲。婦女所以甘願如此的，是爲了反對法西斯殘酷的侵略，及不合理的榨取奴役制度，以爭取世界永久和平，人類自由平等的生活。

好容易德國擊潰了，日本也屈膝了，全世界的人民都笑了，有的歡呼狂笑，有的在淚眼裏也現露了笑意。婦女們開始盼望她們的丈夫兒子歸來，盤算着怎樣可以使她們的小寶貝吃得飽一點，或者做幾件新衣服給他們，穿着一怎樣修建住屋重行有一個溫暖的家。現戰爭中所犧牲的，雖然不會有人來補償，但是新的苦難終不至再有了吧？

不料時間過去了一年，經過的事實距離戰爭剛結束時的理想越離越遠聯合國和平會議中不是商討和平，而是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軍事根據地，建立反蘇包圍線。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採取陰險的策略，給予殖民地表面上的獨立，而暗地裏鼓勵了殖民地的反動階級屠殺人民，他們卻柔着狗視若無睹的在馬路上散步。某個國家的少數特權階級，披着和平的外衣，假裝着小心翼翼地幫助別一個國家請求和平，而在他們的外衣底下，卻拿出大量的軍火物資，幫助進行內戰。到了最近，黷武主義者，索性撕去他們面具，露出他們猙獰的面貌，他們滿嘴誇張原子彈，在地中海派遣航空母艦，在阿拉斯加玩弄火箭炮，用手指着西班牙阿根廷兩個法西斯小強盜，說「你們不必害怕！」再在德日兩個死傷的法西斯大強盜身上，儘量地輸血，注射還魂劑。這一切的一切，顯示大規模的第三次世界戰爭不久又將發生。

帶着血腥和火藥氣味的風，將全世界的婦女吹醒了，經驗告訴她們，戰爭對婦女的摧殘更爲慘烈，舊的創傷還沒有平復，她們不會忘記。她們清楚瞭解，沒有和平，婦女平等幸福的生活不能實現。現在她們聽到戰爭，並不恐懼，祇有深切的痛恨與強烈的憤怒，她們覺得不能再被朦蔽、再受欺騙了，真正和平，還需要她們自己和一般善良的人民起來努力爭取！

二・中國婦女的苦難

已經處於新的戰爭災禍中的中國婦女，過的是怎樣痛苦的生活，一定爲各國婦女所關切，而願意知道的。

有許多農村婦女，她們的丈夫兒子被抽調去打日帝國主義，孤單的留在家裏與生活苦苦掙扎八九年來沒有得到國家半點的照顧，她們的丈夫兒子至今仍舊杳無消息，而現在她們卻被政府催逼着繳納重稅。繳不出的有的鋃鐺入獄，有的賣兒鬻女，她們料想不到抗戰勝利以後，所得到的竟是這樣的酬報。

許多軍官的妻子和母親，在抗戰期間，還可以常常接到她們丈夫和兒子的來信，可是從今年二月以後，突然失去他們的消息，一面担心他們的安全，一面爲生活憂慮，很多婦女焦急成病。

一個年青婦女，寫了封無法投遞的情書在報紙上發表，她的愛人是一個在抗日期間投效青年軍的大學生。她在信中寫道：「你過去曾經是我的

光榮，可是現在卻成了我的恥辱！」這種沉痛而深刻的說話，代表了有丈夫或愛人參加內戰的青年知識婦女們的心聲。

國軍收復地區的婦女，她們被認爲曾經協助共軍作戰，受到殘酷的報復。農村家庭被搶去了僅餘的米糧，鍋碗打的碎，和殘破的傢具。逃出戰區的女兒童，喪失所有東西，所得的救濟品祇有發了霉的美國麵粉，他們不曉得怎樣渡過冬天。

湖南，江西，廣西等省發生嚴重的災荒災民數百萬，嗷嗷待哺，政府因熱衷內戰無暇顧及。災區中青年婦女及女童都被出賣爲娼妓和童養媳。

上海各民營工廠，因受內戰及美貨傾銷影響，如紗廠襪廠香煙廠有多家倒閉，失業女工很多被迫走上婦女的最末後一條路。

許多職業婦女後自復員都陷在失業的困境中。有一個職業婦女在復員途中，看到火車軌道的枕木多已朽腐，車皮也破爛不堪，但列車上卻裝載着美國裝備的中國士兵，還有坦克車，她慨息着美國爲什麼不幫助我們建設，卻偏要幫助我們內戰。

美國兵在青天白日之下調戲中國婦女，任意強姦婦女，雞姦女童，婦女們異口同聲明說：「美國兵和日本兵並沒有兩樣」。

一些在抗日戰爭時期從事兒童保育工作的婦女說：「我們很慚愧，也很後悔，我們冒着炮火的危險從日軍的魔掌下搶救出來加以撫養教育的兒童，今天又被送去當炮灰，我們的心血白費了」！

東北已實行十家連坐出調壯丁的辦法，平津正強抽硬拉壯丁，爺娘妻子牽拉爭奪，哭聲震天。內戰發展下去，將有更多的婦女受到更悲慘的災難。

中國多數婦女都瞭解，內戰的愈演愈烈，和平的不能挽救，主要是由於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及錯誤的世界政策所致。美國要把中國作爲遠東進攻蘇聯的基地，所以不惜支持中國反動力量，違反中國人民要求，公開的干涉中國內政片面協助中國內戰。由此可知，中國內戰並非中國一國的戰爭，而是世界戰爭的一部份，而是新戰爭的導火線。中國婦女目前的苦難，跟隨着戰爭的危延擴大，也可以加在別國婦女的身上。

三．誰是戰爭的製造者

中國婦女以及中國大多數的人民，也都明白，美國人民並不喜歡戰爭，最近美國三十五個大城市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週」，四十萬人民在請求杜魯門總統撤退駐華美軍的請願書上簽名，就是美國人民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熱烈表示。要戰爭並且製造戰爭的，祇是某些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爲要保留在政治經濟上的統治權，所以斷然以戰爭來壓迫人民，制止人民力量的生長。在這些特權階級中，美國特權階級是居於領導地位。

特權階級爲掩蓋他們醜惡的行爲，而以反對共產主義爲藉口。華萊士先生揭發了這種虛妄藉口，他說兩個經濟體系，儘管同時並存，在和平的競賽之下，使它們逐漸相似。史太林先生答覆英記者說，他不相信「新戰爭」的實際危險性存在，他也不以爲英美真的要建立「資本主義的包圍」。他們兩位的說話至少可以表明兩點意思：一、共產主義的存在有社會的根源，不必也不能用戰爭反對。二、蘇聯並不準備戰爭，使英美少數好戰份子鼓勵新戰爭的目的與對象落了空。正如華萊士所說，全世界人民今天所迫切要求解決的，是生存問題並非兩個，主義兩種制度衝突或選擇的問題。各國人民在經濟上受到獨佔資本，或官僚資本的壟斷，不能自由經營，防礙生產發展，因此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在政治上由於少數反動資產集團與地主集團的把持，公開實行壓迫人民，保護資本集團的利益，因此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不但被剝奪，並且生命也遭受威脅。殖民地人民，更不能滿意於他們依照如故的奴隸生活。誰妨礙人民的生存，人民對他們才有惡感，任何轉移目標的詭計，是無補於事的。

我們必須正視事實，今天世界的中心問題是民主與反民主的問題。戰爭正是反民主的特權階級，用來控制世界的一種手段。

四．婦女努力的途徑

我們認爲各國婦女爲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是要求幾個強國先行撤退外國駐軍，並對別國停止一切軍事物資的援助，撲滅已經燃燒起來的戰火。美國簽名請求撤退駐華美軍的四十萬人民中間，我們猜想一定包括了很多的婦女。我們希望更多的美國婦女起來，使這一運動更加擴大，並且特別希望駐外美軍的母親妻子寫信給他們的兒子丈夫，要他們回家。同時盼望英國婦女急起直追，也作同樣的表示與要求，以解放歐洲戰爭導火線的危機。

（下接第十八頁）

和平的呼喚

齊華

一

九月十二日美國前商務部長華萊士的演說，和十九日史達林對英國「星期時報」記者的談話，可以說是半年以來充滿戰爭叫囂的世界中，眞正和平的呼喚。

華萊士的演說透露了三點眞理：（一）以發動戰爭爲美國保證「和平」的政策，必然遭致本身的毀滅。「誰要是信任原子彈，遲早終必爲原子彈所毀。」（二）蘇聯是不可能用武力征服的。他舉出蘇聯的歷史爲證。（三）與蘇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誠然，華萊士隨後被迫辭職，足證美國的反動派依然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指導權，但華萊士本身的和平主張，既不因他辭職而緘口不言，他的立場也決不是孤立無援的。華氏的和平呼籲已在美國民主派人士與勞工團體中發生了強烈的回聲，他的外交路綫已成爲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今年十一月美國競選運動中，重要的爭執已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爭執，而是兩黨中贊成和反對華萊士外交主張的候選人們之間的爭執了。

至於史達林的談話，意義是非常簡明有力的。他不相信第三次大戰會爆發，因爲他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包圍已是不存在了。」在寥寥的幾句話中，他表現出蘇聯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對這個力量的存在足以維護世界和平，深信不疑。從他對於英蘇關係的見解上，還可以證明他認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世界可能長期合作，並存不悖。他的理論根據是共產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發榮滋長下去。

如果美國的世界政策，是以一個假設爲根據，就是蘇聯必然逐漸擴大它的勢力和影響，以至完成「世界革命」，那麽現在由史達林的聲明看來，這個假想是不攻自破了。

二

這樣看來的和平呼喚是不是打動了美英好戰派的心靈呢？

不可否認，美英好戰派發動反蘇狂的陰謀是受到重大打擊了。美國的軍閥和他們的政客不久以前還在叫喊着：美國隨時有再度遭受珍珠港襲擊的可能，現在這種叫喊完全證明是出自華萊士所指責的「第三次世界戰爭的挑撥者」。史達林的談話無異解除了美英好戰派宣傳的武裝，使他們的反蘇號召成爲無的放矢。世界上稍有常識和理智的人應該更清楚地認識，究竟誰在製造戰爭，誰在主張和平。

對於史達林的啓示，甚至英國外相貝文和前工黨外相艾登也不得不表示「深有同感」，美國國務卿也不得不表示「我第一次相信和會可以成功結束了」。這就是說，他們在這樣和平巨響的震動之下，也只得裝模做樣，表示不願甘爲戎首。

雖然不是完全受華萊士演說的影響，但在他的影響刺激之下，美國爭取和平的運動近來的確展開了新的姿態。在舊金山召集的「退出中國週」，有二十四個城市的代表參加。四十餘萬人簽名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這種波瀾壯闊的反戰運動，在美國以前是很少有過的。正如反動派不分民主黨共和黨，在反蘇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下勾結一起一樣，美國的進步勢力，也正不分黨派階級，展開了新的反戰運動。

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大選中起了決定作用的產業職工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國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藝術與科學工作者獨立公民委員會三團體於九月廿八廿九兩日在芝加哥召開政治會議，由羅斯福時代的財長摩根索主席。他們的宣言這樣說：「美國外交政策問題已成爲一九四六年競選綱領中的基本問題之一。我們獨立的選民正在控制着選舉結果的鎖鑰，因爲在過去十四年的選舉中我們一向在平衡的選舉勢力中倡起了決定的作用。我們有一個責任，就是組織一個運動，使我國恢復羅斯福總統所定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和平與進步的政策。」在這個會議中，摩根索揭穿美國軍事預算的龐大，超過本年度全部預算三分之一，要求極力加以削減。前內長伊克斯也出席這個會，做了同樣的呼籲。

此外，擁有三十萬會員的美國鐵路員工聯合會主席惠特尼在九月廿一日招待記者時宣布，「華來士和參議員貝柏所領導的政治主張，可以得到勞工方面的絕大擁護。鐵路員工百分之九十九和全體勞工的絕大多數都贊成他們的主張，就是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斯也將加以聲援。目前最需要的，是恢復羅斯福自由進步的基本原則。」

勞動界是美國目前唯一有組織的和平力量。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有會員七百萬人，產業職工大會有六百萬人，礦工聯合會有六十萬人，鐵路工會有四十五萬人，其他各個獨立工會等有組織的工人至少還有五十萬人。合計起來約有一千五六百萬人，占美國人口十分之一。他們雖然在整個上沒有參與政治的鬥爭，但在支持限價政策，擁護羅斯福外交，支持國際安全的運動上，他們已走了政治鬥爭的道路，在今年的國會選舉與一九四八年的大選中間，他們更會發揮極大的決定作用。

三

不用說，美國現在當權的反動派不會輕易受到上述的反對影響而改變他們的基本政策。今天美國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已造成歷史的新記錄。二次大戰在他們不但毫無犧牲，而且更加強大起來。復員與復原的結果，原來政府出資擴充了的軍事生產設備，現在都落在少數私人資本家手中。他們為了使這些設備和他們在戰爭期間獲得的豐厚利潤不致停滯起來，而變為新財富的資本起見，現在正鼓舞着好戰的軍人政客準備新的世界戰爭。

絕大部份的宣傳機構在他們手中。美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報紙和差不多全部無線電台控制在極少數的幾家公司手裏。它們都是大卡特爾老闆的傳聲筒，一天到晚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美國廣大人民深在這樣強大經常的惡劣宣傳中，對於蘇聯，對於中國，對於印度，以及歐洲所發生的真實事件，完全矇在鼓裏。英美宣傳家時常攻擊東歐的「鐵幕」，蘇聯作家愛倫堡最近指出這個「鐵幕」實際上「是在美國報館的編輯部裏」，可謂一語點破。美國人民矇在反動好戰的宣傳鐵幕後面，自然充滿了猜疑，誤解和無知。雖然他們普遍要求着和平，但在被蒙蔽和被欺騙中，很容易無意識地被動員起來，在他們起來有效地抗爭以前，已然昏昏懵懵地捲入戰爭的狂潮中，無法自拔。這是目前最危險的事。猶之乎中國人民極不願再有戰爭，但千百萬人民已然捲在內戰砲火中，將近一年之久了。不以有組織的、十百倍大於反動派的力量來反對戰爭，和平仍是不易爭得的。

四

之故，超國家的人民和平運動的大團結實在是當前最迫切的需要。而且在邁進的途中，我們中國人民所負的責任比任何其他國家為大。

第一，中國本身正在戰爭之中，倘若任其擴大延長下去，勢將危及世界的和平。第二，中國的內戰與美國的關係太密切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變，遲早會在中國廣大民衆中間發生反美的運動，那就會使中美兩國人民間發生不幸的誤會，這是必須避免的。第三，今天世界上可能成為美蘇的橋樑與和平的砥柱的，還是中國，只要它能實現和平、統一與民主的改革。

我們應該把這樣的呼聲向美國人民不斷喊出去，使美國每個角落的人民都可以聽到。

對於美國政府及其一般反動派，我們應以所有個人或團體的名義繼續不斷抗議。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要反蘇，儘可單獨去反蘇，不可拖中國來反。我們是不願意反蘇的，正和我們不願意反美一樣。他們要為了準備反蘇，而把中國變為一個作戰根據地和經濟殖民地，那我們首先要起來反美。中國人民是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我們不惜一切要保衛既得的果實。不僅如此，美國如果堅持這種政策，中國人民在展開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中，勢將被迫與蘇聯攜手，因為蘇聯證明是把我們當做平等民族看待的。這並不是恫嚇，而是必然的發展，並且是在北伐與抗日戰爭中有事實證明過的經驗。

對於美國一般人民，我們要負起說明和解釋的責任，耐心地衝破美國的「鐵幕」。如上所說，我們可以向他們提議，中美兩國人民組織反戰運動的同盟，共同努力爭取和平。美國獨占資本家和好戰分子所要求的，是獨霸世界或武裝和平，我們和美國人民所要求的，是民主共存，真正的和平。只有我們人民與人民間攜起手來，合作共鳴，發出雄壯的和平呼喚，纔能防止再一次人類流血的演出。

一九四六，十，二一。

婦女生活與衛生講話

切膚之痛的生理問題

譚玉俊

我想：最普遍的，婦女們個個都感到切膚之痛的，莫如生理上的問題了。婦女生理上特殊的，不平等的組織，為了世界人類的繼續，付出了偉大的代價；同時也削弱了與男子體力的均衡。這偉大的犧牲，應該受到怎麼樣的崇拜和保護啊？但是歷史的，社會的錯誤觀念，相反地把婦女看做罪惡的懲罰，連身體也被視為不潔的象徵，使婦女永遠在生理的，人為的雙重痛苦之中掙扎。卽是婦女自己，也因為久久屈服於壓迫之下，自暴自棄地看輕了生命，往往忽略了生理上的特殊性招致來致命的危險。有些婦女，在忍受不了痛苦時，就祈禱地咀咒着：「願下一輩子再不投胎做女人」；如果身體患着某些疾病時，因為不懂得病理，統稱之為「女人病」——她們以為患「女人病」是一種恥辱，輕易不肯告人。

可憐她們雖然有了這麼一個不平凡的身體，對於生理上特殊的組織，實在不大清楚——甚至有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也還是憑着自己的經驗，講出神話一般的故事，所以有些女孩子，從發育成長到結婚，生產，僅憑自然的發展，毫無常識做幫助，不幸遭到外來的襲擊，後果的悲哀，就不難想見。

這裏我想把婦女的一年期，差不多有四十年[illegible]，由於自然的變化，隨時隨地會遭遇到外來的，怎麼樣的致命打擊，約略寫出，以貢獻給尚未經歷和身陷重圍的姊妹們。

女性生涯的開始

女孩子生理的機構，雖然在母體裏就和男孩子有了分別，可是，一般地說，在十歲以前，在於女孩子自己是不覺得有什麼異樣的——雖然生理方面已在向着女性發展，女性生涯的開始，最顯著的就是月經初來，第一次卵子成熟，為母親的如果在事先疏忽了把女性生理的特殊組織和變化的過程教給女兒，女孩子對於這應有的現象，往往會感覺到突如其來的恐懼，羞澀地不知所措。我看見有些女孩子，在月經來時，隨便把一些不消毒紙和布片吸收血液。這是最最要不得的行為，因為月經的來源，是子宮粘膜膨脹，血管壁破裂而滲出來的血液，我們平常處理一個破裂的傷口，也要消毒，包紮，處理月經亦復如是。一般傳統觀念，把月經認為不潔之物，我們女備常常把洗滌過的月經帶藏在骯髒的，人們看不見的地方，看見我把它晾在露台上，她詫異地瞪着我：「阿彌陀佛！這東西見不得天日的，晾在這裏也不怕罪過?!」我想：我們不應該為要取悅於天神，疏忽了自己的健康。

再有受刺激或遇驟寒，都能使月經停止，致病終身。某少女在嚴寒的冬天，正當經期，涉水渡河，從此月經中絕，初不介意，後竟患貧血病死，某小姐在月經期間，驚聞母親死耗，亦月經驟止，患病甚久，婦女在月經來時，往往影響到神經的變化，尤其是本來快樂天真的少女，會變成沉默，多愁，失望，易怒，母親們應該注意，在此時期，少給女兒們精神上的刺激，至於由月經而引起的各種疾病，千萬隨時注意，從速請教醫生，不可忽略。

母性偉大的犧牲

祇要生殖機能健全的婦女，都有創造下一代的責任。雖說這過程僅短短的二百八十天，而出死入生的苦難，有這麼一句諺語：「生男育女，是一腳踏在棺材裏，一腳留在棺材外的勾當。」這說明婦女是抱了怎麼樣的自我犧牲，大無畏的精神了！

婦女生殖機構健全的，不一定身體組織各部分都健全，譬如一般結核病，心臟病，腎臟病患者，還是能夠負生育責任的。祇是對於她們生命的危險，眞就不堪設想了。我親眼看見一個第一期肺病患者，因為生育而急遽地進入第三期。一個腎臟病患者，在臨盆前渾身水腫，陣痛兩天，孩子不能下來，等到送進醫院，施手術取出孩

子，可憐她自己尿中毒不治了。我有一個朋友——腎臟病患者，當她發覺自己懷孕，就請醫生施行人工流產，至今健在。所以患這一類病的婦女，勸她千萬別去冒險，有的因爲家庭裏種種糾紛，逼得她拚性命去換取下一代，十九是性命拚掉的，由是：婦女自懷孕起，所有精力，全爲給與日漸長育着的胎兒以適合有利的環境而集中着，其他部分的消耗，被省到最小限度，而以盡可能的大部分留着供給胎兒的營養！在這種場合，一個肺病患者，所以就絕對不適合了；加之胎兒日漸長大，子宮隨之膨脹，它好像不顧一切的侵略者一樣，地盤越擴張越好，可憐母體內臟，被壓迫得委屈求全，偏安一隅——如果母體是腎臟病患者，你說她忍受得了這種壓迫麼？不有心臟病患者，就算在九月懷孕中勉强担負得了，到最後一刻，陣痛的慘刑，也很少戰勝死神的。

幸而孩子順利地產下了，產婦整個的身體，遭到很大的破壞，受過壓迫的內臟，要到子宮恢復原狀後，才能歸於平正的位置，分娩時破壞了的子宮壁，正淌着不可避免的血液——這必要遵從醫生的盼咐，施行清潔消毒，萬一不小心從傷口傳染了病菌而起致命的產褥炎，後果是够可怕的。產後的婦女，實在仍是處於危險狀態中，且要子宮和產道的破壞，一天沒有恢復，則女性便有一天的危險。

而且因懷孕而擴大的子宮，在產後逐漸收縮：大概要兩個月才能復原，在這時期，如果精神上受到刺激或操勞過度或子宮受到劇烈的激動，都會使收縮力弛緩而致時常出血。有些過於熱戀的青年夫婦，往往不注意這一點，我的一位朋友，她在產後第二天就不耐臥床休養，跟丈夫在外面通宵遊樂，再不一年之間，生產二次，當時誰都担心着她的冒險而又奇怪她竟會不出毛病，可是現在整年地纏綿床褥，和病魔搏鬥，患的正是子宮沒有收縮力，每次月經大出血。這裏，我要大聲喊出：「婦女現已有生理上不平等的負担，就必須萬分注意，切不可盲目地冒險，把生命作孤注一擲！」

婦女既負有人類繼續的使命，天性賦與偉大的母愛，經常很少看到有不願負起做母親的責任的——不能生育的婦女，總是戚戚地向醫生去訴苦，求治，她自認爲世界上最悲哀的女人。然而，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讓她有太多的生育負担時，也往往引起最嚴重的苦悶。有些智識婦女。感覺到生育過多，不勝重負，往往在一經發覺自己懷孕的時候——通常在三個月以前，就請醫生去施行人工流產。初次嘗試，似乎覺得輕而易舉，痛苦很少——祇要醫生手術高明，但是這辦法如果接連三四次，說不完全遭到子宮大出血和子宮肌弛鬆的危險。再有經過人工流產手術以後，有些婦女，以爲無多痛苦，就不注意休息，這亦是太冒險的。我的同學某，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又負責某校校長，因爲學校裏正當開學忙，顧不到自己休息，受手術以後就奔走操勞，可怕的大出血，竟傷了性命。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積極的避孕方法，可以先請教可靠的醫生。據我所知，殺滅精虫的避孕藥，比較穩妥，而且製造也是不困難——至麥粉和入少許脂肪。至於紙帳上，一次手術的麻煩，沒有研究，不敢介紹。

不守性道德的丈夫所給與的悲哀

都市裏人肉市場上的商品是那麼地豐富，有各種不同的貨物，價格在適應各種不同的顧客。作爲顧客的男子們，有意無意地把傳染得來的不潔之病，分贈給妻子去受苦。假如你不幸而染上了，去咀咒誰呢？唉！這整一個世界，最要緊的，還是自己要警惕。如果你發覺你丈夫已經染上了，就必須拒絕傳染到自己身上；萬一已經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就必須快快醫，千萬不可玩忽。

這上面，我親眼看到的悲劇太多了。一位狠心的丈夫，不負責任地把淋病染上了他的妻子，當她忍受不住痛楚時，由丈夫陪往熟識的醫生處去診治，丈夫事先所叮囑醫生，不讓妻子明瞭病源，祇說身體虛弱，太辛苦了之類的鬼話，所以等到痛楚漸漸過去，妻子也就不以爲意地不去醫治了，後來成爲極嚴重的關節炎再向那位醫生求治，病勢既頗棘手，當然過時期不會醫好。醫生懺悔地嘆息着爲我述說這故事，並且爲自己辯護：「做醫生也眞難，當時如果我不允許爲她丈夫隱瞞，又恐怕開罪了病人（顧客）。我在女孩子時看到一位年長的同學，剛結婚就染了毛病，可是她羞於啓齒，這樣忍受着一個相當時期，終於告訴了她自己的母親，但老年人也缺乏醫學常識，祇請教中醫爲女兒醫治，經過兩年的悽慘生活就脫離了人世。當時我祇知道她的病苦是，每次小便都要流血，據說是她丈夫傳染給她的。現在

從郁香巖說起

左誦芬



郁香巖，在報紙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已經成為哄傳一時的人物了。原因是她是京滬，滬杭兩路局大舞弊的主角。這個年頭兒，「舞弊」本來不算什麼稀奇，而舞弊的主角也不那麼會傳人口。郁香巖所以令人這樣注意者，大概一來由於她是一個女人；更特別的是這女人並不是兩路局的什麼職員，而是材料處處長張鴻圖的太太。

據報載事情是這樣的：兩路局材料處上下串通舞弊，他們加高貨價，抽取佣金，借故向有關商號索借。得來的贓款是依「三三二二三」的比例分配：處長三成，副處長二成，課員二成，職員三成。直到六月經處內兩個女職員告發，由路局警務處移送法院，牽連的人共有卅六人之多，但是大家的供詞都把責任推在處長太太郁香巖身上，而郁香巖呢，却杳如黃鶴，曾經局方通緝，但找不到人影。直到兩個月後，她自己到局長公館找陳局長，終經扣押而「投案」。郁本人則說這是她三次與局長會談，這次因「鬧翻」了才被扣押，究竟內幕如何，局外人自然不得其詳。

這件案子的眞象如何，只待法院判決，但人們的議論却到處可以聽見。最普遍的是：「這女人眞能幹潑辣，竟能指揮一處的人。」；「女人是禍水，張鴻圖吃官司完全是因為這位太太」。

當然，郁香巖是罪有應得。本來，我們中國人是喜歡怪女人的。譬如什麼皇帝失了天下，是

想來，這是多麼殘酷的犧牲，死得多麼冤枉！婦女自己害了倒霉的疾病，還有遺禍下一代的危險：我的堂嫂，被我堂兄傳染了梅毒，第一個孩子生下來，身上猶如剝了皮的耗子，當然不會活了，第二個雖然活着，可是脊背彎曲，成了畸形的怪孩。有一位太太在懷孕期間不幸染上淋病，自已却以為是胎氣，未加留意，等到臨盆時，醫生發覺她患着淋病，孩子下地，雖用盡方法防護眼睛，終於挽救不了這悲慘的命運，孩子經過產門，雙目已為淋病細菌所腐蝕了。再有父母都患淋病，衛生用具不消毒，又不分開，致十二歲的女孩也間接傳染上了，加之醫治時候由於醫生太不謹慎，處女膜也已破裂，在現社會裏，這女孩將來的命運如何是不難想像的。

我再鄭重地說：無論已婚或未婚的婦女——特別在都市裏的，對於這方面的常識，千萬須先準備好。

婦女生活結束了

婦女一向為生殖機構所控制、她越想和男子過同樣的生活，越痛切地感到自己已成了生殖的奴隸了，大抵到四十五——五十歲的時候，開始從奴隸解放出來得到自由生活，然而，自由生活啊！一方面是更年期，一方面也是與死為鄰的意義！婦女到此時期，一切生殖機構已停止工作，子宮萎縮了，月經斷絕了，精神，體力減退了，生命縱然能繼續下去，這有限的餘年，怎麼能滿足你自由意志的支配呢?!

最可悲的，少數不幸的婦女，在月經將絕以

要，可是自己糊裏糊塗不開肚子，割去子宮，大吃苦頭。」然而，我由醫生方面得知這位太太開刀太晚，沒有多大希望了，這更說明，婦女隨時隨地不能忽略這個特殊組織——子宮，否則，縱使逃過了重重難關，說不定，最後還有癌症危險。

這裏，我借一個最現實的故事，以結束本文：本市某婦科醫生，他祇生兩位小姐，在某女中讀書，常常留班——因為功課不及格，他的太太非常担憂女兒們的前途，而這位慈愛的醫生說：「我的女孩子，儘管功課壞到每年留班，我決不責備她們，祇要生理衛生課考第一，體育考第一，這是她們的本錢，她們要有了充足的本錢，才禁得起一輩子的折磨呢！」

我們應該盡量保護自己這個不平凡的身體，為下一代的幸福努力。等到一切人為的不平等的痛苦解除的一天，婦女生理上不平等的負担，也會減輕到最低限度的。

因為她那淫亂的后妃；社會風俗之敗壞，也是女人的短袖和赤足所致。不過，我們對於這案子，總有點莫名其妙的感想。郁香嚴既不是兩路局的職員，她怎樣可以直接指揮全處的職員舞弊？她的處長丈夫究竟知不知道？假若完全不知道。那直是糊塗得出人外意，像這樣的一個木偶竟被委担任那樣重要的位置，未免令人不可思議。假若他是知道，那末，太太不過是替丈夫出出面罷了。郁香嚴貪污的事件是個怪現象，造成這怪現象的責任究竟該誰負 ？ 在這樣低能而紛亂的的政治環境裏，這種怪現象並不是笑話，要免除這些怪現象，只有從根本，改革那混亂的政治局面。

說到郁香嚴本身，她是受過大學教育，而且做過幾年律師，但是，她不善用自己的智識與才能，去為國家為婦女服務，却是利用丈夫的職權去貪污取財，這充分表現了中國某些婦女智識份子生活的錯誤與自私。本來，中國的婦女智識份子是少得可憐，她們是負有極大的任務——啓發和推動廣大婦女解放的運動。但是，我們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却往往只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她們依賴父親，丈夫或其他關係，過着豪華安逸的日子，另外有些智識婦女，在社會活動鑽營，謀得一個什麼官職或者什麼代表的榮名。這些被人，「尊重」的「夫人」「小姐」以及「女名流」之輩，也是錯誤與自私的，因為她們的享受，她們的名位，與廣大的中國婦女解放，是漠不相關的。我們當然不希望智識婦女中間有郁香嚴這樣的人才，我們也不希望婦女教育只造成些「夫人」，「小姐」和「名流」。我們希望受過教育的姊妹，善用其智識誠懇懇，切切實實地為國家和婦女們做一點事情。

選舉「上海小姐」

珊

八月中旬，上海會有過一樁轟動一時的新聞，那就是蘇北難民救濟協會發起的選舉「上海小姐」。

競選的名目很多，共分「上海小姐」，「平劇皇后」，「話劇皇后」，「越劇皇后」，「舞國皇后」，和「歌星」多種，後來越劇和話劇二界表示反對，她們的意見是：以出賣色相來競選皇后，對於她們是一種汚辱，一種輕視。如果為了救濟難民，她們情願舉行義演。結果，就只有「上海小姐」，「平劇皇后」，「舞國皇后」，「歌星」四組舉行了，一次非常勉強的競選，先是遲遲無人報名競選，後經許多當事的「大人先生」們號召，才誘動了卅餘位所謂名媛閨秀來參加競選，至於平劇，舞后，歌星各組的競選人則都只寥寥二數位。

競選的場面是一個園遊會，情況熱鬧得很，參加競選的女士們，奇裝豔服，嬌態忸怩，忙壞了許多大官富商，爭先恐後來捧場。當選為第一名「上海小姐」的是王韻梅。一位很富有的退位軍官的姨太太，第二名謝家驊，據說是一位敵僞時期就在京滬一帶出名的交際花。競選揭曉以後，本來還打算舉行加冕典禮的，許多大商店都捐贈了昂貴的時裝和冠冕，但這個更無意義的典禮，終於因輿論的反對而未舉行。

一場「上海小姐」的競選，輕而易舉地便換得了二億二千餘萬元。雖說是輕而易舉，但事實上不知化費了小姐們多少精神上的代價。

不管它的動機是為了救濟難民，還是為了其他更慈善的善舉，對於這種募款的辦法，我們都應該嚴厲反對。

首先，我們反對這種以女人的色相作為工具，作為商品的辦法。如果說，一定要由婦女界來籌一筆款子，則我們認為正當的辦法很多，譬如舉行各種義演，義展，或是由婦女特製一些東西來義賣。

其次，我們反對以「皇后」作為頭銜來號召任何運動，因為這樣無異是「提倡虛榮」，「鼓勵虛榮」。

其實，像這種方式被選為「上海小姐」或什麼「皇后」的有什麼值得光榮呢，這次上海話劇界和越劇界的婦女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界的大多數姐妹沒有起來參加競選，應該算是好現象！

漫談戀愛與結婚

林珊



前兩天，很高興地遇到了一位分別已三年的親家許君，我們是同學，也是同事，因為很合得來，後來，她的孩子就認我為乾媽。大家相見之後，除了談談彼此的近況外，很自然地就把話題轉到許多老同事，老朋友的身上，最使我關心的，就是那許多老朋友戀愛問題的結果是怎樣着了？

那是一個很有意味去回憶的時期，我和二十來個剛離開大學而尚未結婚的男女青年，共同工作在浙江，一個研究機關裏，辦公的時候，各自認真工作，業餘的時候，則有說有笑，融合得就像家庭一樣。記得那時候，最引得起大家興趣的話題，就是戀愛問題。

以年齡來說，他們差不多都是二十五歲上下，以個人的生活來說，他們都剛結束學校生活而開始努力事業，他們都正是到了該結婚的年齡而精神上感到寂寞的時候，他們面臨着戀愛問題而迫切需要解決。所以，發表自己的戀愛觀啦，討論怎樣追求戀愛對象啦，或者是探聽別人的戀愛新聞啦，都非常有勁。

最使我忘記不了的，就是大家對于選擇戀愛對象的不同意見了。記得有一位姓陳的朋友曾說過：「太太」是丈夫的私有物，她的任務只是在家庭中料理丈夫的衣、食、住等等問題和給丈夫快樂。因此，我選擇「太太」的條件，就只要是能替我洗衣服，補衣服和煮飯而能完全服從我的就行了，至于美貌和教育程度，都是次要的條件。有一個姓林的朋友則說：「太太」必須要是十分美貌而善于交際，如果在一切家庭的交際場合中，「太太」能以美貌博得讚賞，則能替丈夫增加無限光榮」。另外還有一位叫做倪X的朋友則非常不贊成上述的二種見解，他希望着一位知識，技能，興趣，理想都和他自已相接近，不但生活能互相幫助，而且能共同合作建立一個理想事業的「太太」。

如今，我和這許多朋友分別已三年多了，彼此都未通過音訊。他們的戀愛問題都得到了理想的解決沒有？他們結婚以後的生活都愉快不？非常使我懸念着，這次，碰到了許君，才從她那里知道了許多寶貴的消息。

「許多老朋友都已結婚了，他們結婚後的生活多半都沒有理想中那般愉快。」許君告訴我。

據說那位主張要娶一個能為他燒飯洗衣服的「太太」的朋友陳××已于二年前結婚，「太太」是一位受過中等教育的小姐，性情非常好，而且因為出身清寒的緣故，從小就在母親手邊學會煮飯洗衣等工作，結婚之後，由于體貼丈夫，果然便履行起陳××理想中的「太太」的任務來了。最初，這小家庭的生活還很寧靜。但是，時間長久以後，陳太太因為生活圈子和見聞的狹窄，漸漸感覺生活單調，枯燥。另一方面，物價高漲，丈夫的薪水有限，每天都必須盤算柴，米，油，鹽，那里還談得到其他享受。結婚以後的生活，在她看來還不如結婚以前了，在這情形下，即便有再好性情的她也禁不住要悶悶不樂起來了。作為丈夫的陳××呢！却不大能諒解他太太的心情，有時候還難免不從辦公室里帶回些氣惱來向她發洩，因此，夫婦之間常有口角，這口角又只會把他們之間的感情距離越拉越遠。

那位姓林的朋友呢，情形就更壞了。他不是希望要娶一個漂亮的「太太」嗎?!現在是有着一位漂亮的「太太」，但是「太太」的漂亮却並未帶給他滿足。事情是這樣的，二年前，他的父母為他選擇了一個對象，這對象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小姐，她一直生活在上海，出身雖然富裕，但因為父親守舊，沒讓她受到中等教育，身體也非常嬌弱。當她的照片被送到林先生手里時，她的美貌相當地滿足了他，于是，就沒有表示抗議而由雙方父母把婚姻定下了。半年以後，他父母親再三來信要他到上海去完婚，他却始終突几着：「對方雖然漂亮，但看樣子是個瘦長個子，身材不會比我高吧?!——」因為他本人十分矮小。然而，這婚事總必須有個了結啊，終于

他鼓足了勇氣，偷偷地越過了封鎖線，跑到上海。（那是抗戰期中）當他發現那位漂亮的小姐的身材和他自己相襯時，他便毫無猶豫地和她結了婚。在上海只度過了半個蜜月，因為林先生的假期已滿，便匆匆帶着他的太太回內地來了。一路上輪船、汽車、火車，非常勞頓，他的這位從未出過門而非常嬌弱的太太，就像遇到了天大的艱辛，這艱辛實在叫她難于忍受，雖沒有半路病倒，却一路上怨語喋喋，等到達目的地時，就百病叢生起來，後來，休養了幾個月才把這旅途疲勞恢復。她們住在一個小小的，閉塞的城市裡。吃的是土產，點的是油燈，用的也都是最簡單的手工業品，街上還不時有一二堆牛糞，這生活和洋房汽車、電氣設備、抽水馬桶、柏油馬路簡直相差了起碼一個世紀。林太太連看也看不慣，成天啊呀啊呀地嘆氣，林先生呢，則感到說不出的失望，因為生性怪僻而冷酷，一點也不懂得該怎樣安慰和教育他的太太，却只是在心裡憎恨太太的嬌弱。結果沒到半年，林先生就把她送到福州一個親戚的家裡去住了。一直到現在，林太太仍住在福州，林先生則依舊在各地奔走，據說從未回福州去看過他的太太，而且，他在準備和另外的一個小姐結婚了。

還有那朋友莊×呢？他愛上了一個女同學。他自己是研究農業化學的，那女同學是研究園藝的，他們結婚以後，共同工作在一個農業機關裡，每天一同早出晚歸，對于工作，對于家務，彼此都能互相合作，如果一個人偏勞于家務時，另一個人便從職業工作上給予協助。他們生活得非常恩愛，非常愉快。他們還理想着到了晚年的時候，將回到自己的家鄉上，共同建造一個農場和一個果園。

當我聽了許君告訴我的這些朋友的消息之後，這些消息立刻在我心上生出各種不同的反應來，對于上述三對夫婦，除了第三對夫婦的結合是非常理想之外，對于第一和第二對夫婦，我覺得他們的戀愛出發點和戀愛處理辦法，都是不合理的。

雖然這三對夫婦並不能完全代表今天中國社會裡的戀愛情況，但它至少是代表了一部份戀愛情況的。而在這許多不合理的戀愛結合下，被犧牲的多半是婦女，因為中國婦女的教育程度低微，社會地位卑賤。

戀愛雖是人生的一部份，而不是人生的全部份，但是戀愛問題處理得好與不好，却必定會影響到整個人生。因此，為了使戀愛生活美滿，在進行戀愛前，必須對于選擇戀愛對象的標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我認為正確的選擇戀愛對象的標準，應該是：

第一思想相同，戀愛的雙方必須思想同，這裏面包括對于現社會的認識相同，人生觀相同，信仰相同等等，因為思想相同，才能夠永久共快樂，共患難。譬如一個事業心重的人，怎麼可能與一個愛虛榮，愛享受的人一起生活得愉快呢?!這只是一個最淺顯的例子。

第二，能互相幫助工作。戀愛的雙方工作技能相同，工作興趣相同，或者對個人的事業有共同的理想，則彼此能在事業上合作或幫助。只有建築在事業上的感情，才是最穩固的。

第三，健康。戀愛的雙方都必須身體健康。

第四，性情。戀愛的雙方對于彼此的性情也必須有深切的瞭解。只要不是怪僻，問題就不會很大。

其他，如相貌和經濟情況等都應該是次要而不很嚴格的條件。

在戀愛對象確定以後，也就是結婚以後呢，戀愛的雙方則應該怎樣設法維持或增進感情，這里，有幾個原則也是必須提出來注意的。

第一，互相尊重，也就是互相敬愛。無論學識有高低或是能力有高低時，雙方仍必須彼此敬重。

第二，互相幫助。互相幫助不是互相依賴，生活需要互相幫助，學習也需要幫助，事業更需要互相幫助。

第三，共同商談。生活，學習或工作上遇到困難或有成就時，彼此都應隨時商談，就是平時，夫婦間亦應多商談，使彼此的思想接近，認識接近。

第四，共同娛樂，經常有共同的娛樂，以調劑生活。

在目前，理智地根據各種條件來選擇戀愛對象的，究竟還是少數，那麼，怎樣在結婚以後再來設法補償各種缺陷，的確是椿重要的事。那種娶「太太」是為了解決煮飯洗衣問題的純粹利用性的觀點，和那種檢便宜還要「一方」的態度，都是不對的。

戀愛是應該朝着快樂的路上走的！



九月二十日

這幾天氣候雖然涼爽了，但小三那一頭的瘡子，卻發漲起來，前天便有幾分熱，我沒有理會她，昨天下午熱度高了，想去看醫生，但計算一下口袋，不行，只剩下兩千元了，兩千元是沒有資格去看病的。（誠的八月份的薪水，市府到今天還不曾發下，我不知道他們拿去幹什麼去了？）可是，病是拖不得的，到了晚上，她全身發燙，像往常一樣，兩手揮舞，大哭大叫起來，我和誠都嚇得要命，只好把樓下×科長請上來，借了二萬元去看醫生，醫生說幸而早一點看，再延遲病毒可能漫延到腦部，那會發生很大的危險，結果由他開了刀，等到包紮好回到家裏時已是十二點多鐘。一夜幾乎不曾睡，天剛亮，又要起來燒早飯，所以今天一天困乏極了，不過小三的熱度倒減退到三十七度半，心裏輕鬆了許多。唉！孩子！孩子！你簡直要磨折死你的母親了！

二十一日

「全家都在西風裏」，這正是對於我們這一家人的最好的描繪。（其實全中國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或者更不如我們若干倍的還正多着哪！）今天早晨上小菜場的時候，感覺到很冷，簡直有點像初冬了。但是，我們的冬衣呢？還在那店鋪的質鑑司廚窗裏陳設着，等着用法幣去換取。真奇怪，天天大家在喊着通貨膨脹，鬧了好多年，怎麼我們的口袋裏老是不膨脹一下？

記得從前當學生的時候看報紙，第一先看電影廣告，其次看副刊，國內外大事就只看看大字標題，經濟新聞是絕對不看的，而現在呢，卻專注意經濟消息，因爲這和我們的生活太密切了。這幾天黃金美鈔又大起波動，這倒不去管牠，我們既無美鈔，也無黃金，可是，最驚心動魄的是米價的上漲，這使我稍爲輕鬆了一些時候的神經，重新又緊張起來！

下午趁小三睡午覺的時候，給她改了一條褲子。

今天小三已完全好了，只是刀口還有很深，還需要人天天去換藥。

十時睡覺，這是入夏以來睡得最早的一天。

二十二日

一早起來，誠就和我鬧翻，下午回家更是和我大吵，永遠是爲了一些家庭瑣事，永遠是批評我不會節省，我不知道還要怎樣節省，從燒飯洗衣，到孩子身上所有的一針一線，都是我一手，我自己的一切交際，應酬，娛樂，都完全摒棄、我不知道怎樣才叫節省？

「貧賤夫妻百事哀」，我想我們如果不爲了貧窮，應該沒有什麼可爭吵的地方。回想起在結婚前後他向我作的種種甜蜜的諾言，以及今天的那一付鐵青的無情的面孔，我的心被撕裂粉碎了！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不知道我們的家庭應該歸入那一類！？

二十三日

今天誠約了幾個朋友來吃晚飯，叫我準備幾樣菜，這可使我大傷腦筋，因爲籌菜錢是我向來最怕的一件事，其實並不是想菜的困難，而是打算盤的困難，假如說能夠給我充分的自由，那我可以動員海陸空擺滿牠一桌子，但是，不行，經濟把我的才能局限在一個極小的圈子裏，所以在小菜場徘徊了一個多鐘頭，才勉湊了幾樣回家。

晚上他們大概多喝了點酒，說話非常放肆，談了許多關於內戰的情形，把我聽得連碗都忘記洗了。有一個是參加中央軍作戰才當過俘虜回來的，把自己如何作戰，慘敗，如何被俘，又如何被釋的情形描寫得有聲有色，好像是敘述一件最光榮的事情似的。我心裏想：「他這傢伙是站在什麼地位說話呵！」

但是，誰能想到，在勝利以後一年的今天，中國的老百姓，還要繼續忍受這長夜漫漫的戰爭的苦難呢？

二十四日

今天有些熱起來，中午把已經收在箱子裏的單衣服又拿出來穿。

早上從菜場回來時，站着看了一回壁報，美國兵又打死了一個黃包車夫，氣人，美國的大卡車和吉普卡隨時撞死中國人不算，現在居然隨便打死人了，這不會叫人連想到當年的日本人嗎？

也不知道是我的脾氣大呢？還是可氣的事太多，每天中午總得生幾場氣，真有些吃不消！

二十五日

大概是因爲天氣驟變的原故，明兒和穎兒傷風咳嗽了，穎兒咳得最厲害，昨晚咳了大半夜，我聽了心裏很難過，簡直睡不安，但一時又想不出好的治療方法，只好起來用熱手巾給他敷，下半夜似乎好一些，我才漸漸睡着。今天雖不很冷，但外面風很大，把天空刮得陰沉沉地，所以禁止他們兩個小孩出來，以免再受涼。心裏默默的禱告：不要發熱才好，否則我們可受不住了。前幾天因爲小三那麼一來，已經用去了七萬元，七萬元在有錢人看來，還不夠進一次舞場，可是在我們已經是佔了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在本月份的開支裏，已經是割上了一塊很大數目的赤字。

下午抽空去看了剛從重慶來的SW，看見她那像樓梯似的六個孩子，雖然經過一個多月的旅途勞頓，孩子們倒長得都還結實，可是她自己比在重慶時瘦去了三分之一，面容憔悴得像老去了

五年，眉角上每一條縐紋，都成為她年來辛勤的紀錄。

但她仍然是愉快的操勞着，看着她那一羣健康的孩子，似乎得着莫大的安慰。

當我問起她最近還繪畫沒有？是不是準備在上海開展覽會？她沒有答覆，只朝我苦笑了一下。

晚飯後拆了一件明兒的舊毛線衣就睡了。

二十六日

今天整日陰雨，氣候悶熱，什麼都是發潮的，早晨起來生火時，連洋火都擦不燃。

下午大雨，馬路立刻被積水匯成了河，黃昏撤時出去買東西，袍的下截全部打濕了。誠下班回家時是把鞋襪提在手上，赤着脚才涉過了我們門前那一段深水。

二十七日

昨晚似乎颱風過境吧，通宵狂風驟雨，門窗都乒乒乓乓響了一夜。

氣溫度比昨天大約降低了十度，我們幾乎動員了所有的服裝到身上去，走出門時還覺得打寒噤。

因為找衣服，一早晨起來便翻箱倒籠，弄得滿房間是羅什布，零碎什物，堆積如山，假如不是今天徹底搜索的話，我簡直還不知道我會有這樣多的財富，於是我便坐在床邊上欣賞起來，面對着這五光十色洋洋壯觀的奇景，覺得非常滿足和驕傲，比起那八年來因戰爭而被洗刧的難民，我竟是一個大富翁。

一直弄到中午才把它們收拾好，我已經腰酸背痛了。

滸尾：（上略）

我像一個死盡了兒子的母親，在蘇州、上海、北平、丟了我幾卷詩稿和八個以上的劇本，這滿箱的稿子，沒有出閣的處女啊，知道她們的，有楊騷和謝冰瑩、任鈞知道一下，還有親手把我的幾大本劇和詩稿，丟在北平協和醫院焚屍場的丁戰。我的孩子，那八個以上的三四五幕劇，幾個獨幕劇，許多詩和一篇電影小說，還有雜感，散文，小說，十多年的心血，和你的精神兒一樣火葬了！她們這些處女的嬌容，還沒有出場露面過啊！

當你的房子被焚了，燒去了你那些寶貝的稿子，你那種若有所失的樣子，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的悲哀。我那幾次瘋狂痛哭，坐立不安，也不喫飯的悲慘情形，你是沒有看到的。你我同運命的今天，你會想得到我的悲痛。

我初期浪漫色彩的劇本，有『麗茨』四幕『雲霞』七場『薔薇酒』四幕『狂戀之敵』四幕還只有「薔薇酒」發表了一幕。抗日劇本有『暴力之下』四幕『黑水英雄』四幕『一二八戰士』五幕『愛與敵』五幕『好漢曲』五幕還有工人劇『窮的罪』三幕。以『薔薇酒』的藝術價值最高，是寫郭松齡反張作霖，而張學良又和郭家少女戀愛的悲劇。以『狂戀之敵』的歌最多，有廿隻以上的歌，是寫一個留日的女畫家，被她日本的姨母，逼迫她入日本籍，她的名畫才能拿去帝展，而且姨母都想謀害她的音樂家的愛人，逼她配另一位胡服詩人，女畫家假獻舞，就在她愛人和姨母之女結婚的晚上，狂舞悲歌死在她的畫室。「暴力下」『黑水英雄』『愛與敵』，都是寫東北義勇軍及民眾的幫助抗日。『好漢曲』是在北平寫的，描寫八一三以後東北的義勇軍反對敵人抽丁南調打中國，一面是青紗帳裏，好漢們開台，一面是老好漢以間諜的任務，潛在大漢奸家裏當僕人，竟在那裏找到他從未見過面的女兒，父親協力幫助義勇軍，打倒了出賣同胞的大漢奸。我很喜歡那老好漢的典型，他唱的一隻非常長的『好漢曲』，我的朋友，讀此劇本，我一回想就要流淚。我是寫抗日劇本最早的一個人，當時不許發表反日的文章，到今天，我那一個抗日劇也沒有和觀眾見面！

抗戰以來，奔流了兩年，埋沒四川鄉下六年，始終因生活太苦，要勞力來幫助解決喫飯，最苦是無論流浪在外，或寄生機關的邊緣，都沒有找到能安身的房子，可以安然寫作；加之老媽子，農民，裁縫的事兒，都要我十指去做，顛來倒去於瑣事中，不健康的身體，已經勞累得脊背寸寸欲斷，提起筆來，就像要倒，甚至勞累做飯之後，痛極倒下飯都不想喫了；還有常常害病，能拿筆寫作的時間，少得可憐極了！多少的腹稿，脹得神經作怪。都不斷地流產了！多少發生的時事偶得佳題，都因為慘澹的生活毀了它寫不成！這一切的痛感，變成一齊導火線的火藥庫，一觸就爆發要悲鳴，這就是大家說我的『皮氣大』。

朋友，怎樣才能舒展我的痛苦，好好地做點事，寫點文啊？我若能寫成五本書，脾氣就小了，能寫十本書就沒有脾氣了。因為我的精神兒代替我說了話，我的精神就有寄託了。年來，為着能稍稍寫些詩，才沒有變成瘋子。祝

你人健筆健

時時念你的白薇　一九四六年一月

編者按：白薇女士現居蘇州，常有詩作寄過發表

我所看見的蘇聯女工生活

吟茵

我五月間初到上海的一個晚上，聽到我的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是她一位烟廠裏的工友，懷孕已九個多月了，每天還是到廠裏去做工，終於有一天肚子痛起來了，連忙回家在路上就生了，過了三天，她又回到廠裏去做工，但是血始終不止，人的精神一點也沒有了，面孔是蒼白得可怕。小姊妹們和工頭商量，將她的工作大家分作，使她回家休息，就這樣瞞上不瞞下的辦，使她可以領到她的工資，維持生活，工牌不致收回。她含着眼淚回家了，但是不到一個禮拜，這位女工就與世長別了！我們聽了，莫不傷心落淚。我的腦海裏，始終去不掉這一個深刻的影子。就帶着這一個沉痛的回憶，走上旅途，經過了南京、武漢、重慶的天空，好像到處充滿着這飢餓死亡的空氣。一直飛過了大山，飛機降落在哈爾馬塔。

這是蘇聯的國土了。在街上不是大山南面那種乾燥炎熱的沙漠氣候，而是到處是樹林，花園，草地，柏油路是那樣的平滑，人們笑容可掬，見了我們是那樣親熱的招呼。特別新鮮的是開電車的是女的，開汽車的是女的，開起重機的是女的，旅舍的工作人員是女的，指揮交通的警察也是女的。她們個個都是面紅體壯，工作緊張。我們到了公園和戲院，那裏充滿了男人女人和兒童，她們歡唱着，談笑着，這裏多數是工廠的女工機關的女職員，工人的子弟。沒有人像我們這樣縐着眉頭，焦慮着失業，掛念子女，愁悶着飢餓病苦。直到峪山、斯佛得諸夫斯克和莫斯科都是如此。

火車把我們拖到列寧格勒，到基洛夫工廠，那是一個重工業工廠呵。戰時它變成保衛祖國的軍事工業，那些保衛祖國的勞動英雄們在戰時百分之八十是女工現在還有百分之四十。無論是鎔爐、鑄鐵、車床、鉗床、刨床、平床、錯床、和鍊鋼、打鐵，都是那佩帶着勳章的女英雄，守着她生產的崗位，緊張愉快的工作，她們是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她們和超過生產百分之三百的男英雄峪管挑戰競賽。一位女青年團員名字叫洛斯菲娃，她曾在工業學校學習了七年，在這裏做工三年，現在是車床的熟練工人，她和同車間的工友們定有生產競賽計劃，已經提前完成了。在莫斯科我們看了皮鞋工廠，女工金凡西娃，正在和馬特羅索夫競賽，他們不但求生產數量的增加，而且爲了提高質量節省原料競賽：他們五個人要作完十一個人的工作，六個月中完成一年的計劃。

這樣的爲了恢復和平生產建設的工作競賽，女工們是不落後於男工。在戰爭的時候女工生產還要超過男人，那時男人多參加戰鬥，女工把男人生產的崗位全部接受過來，爲了保衛祖國，晝夜不停的工作。烏拉爾女工芬娜說「一個健全的女工管理一座鎔爐是不足爲奇的」。石油企業中半數以上是女工，顧茲明克有着有名的採鑛運動。軍火廠電力站水陸運輸，婦女們參加着工運，集體農莊裏婦女們駕駛起了曳引機。在前線上和游擊隊裏產生了不少的手執武器的戰鬥英雄，一九四五年蘇聯政府頒發了七二、一九六顆勳章給英勇作戰的婦女，五十三名婦女得到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香烟廠的工會負責人一位女工說：「我們的烟廠在戰時一面生產香烟，一面造軍用品。因爲我們在困難條件下完成而超過了我們的生產計劃史太林同志給了我們紅旗獎章，我們工廠二千工人，有兩個托兒所，容納四百個兒童，幼稚園一所，其中兒童二百五十個。母親們放心她們的兒童，安心的管理機器，我們工廠裏有俱樂部戲院，戲院的演員都是我們的工友。女工們每禮拜看四次電影。我們有醫院，有休養所，工廠裏給我們養着三十八條奶牛，供給着病人和小孩的牛奶。我們有澡堂，飯堂，每個工人一年除禮拜日休息之外，還有一個月的休息，我們的工人每天作八小時的工作。工作時間除吃飯外每小時休息五分鐘。車間設有吸收灰塵的風筒，下班時經過藥水洗鼻腔，她們的女工沒有一個人患鼻炎」。她們有工業學校藝術學校外國語學校工人工餘之暇可以進修政府根據不同的天才給與無限的培養。

因爲又回想到了烟廠我又回憶到了那一個可怕的故事，又想到了上海的香烟廠百分之九十患着鼻炎，她們的兒童失學，姊妹失業，兄弟坐在牢監，這種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算完呢？

九月二十日

介紹幾種婦女刊物

涪洛



內戰的火燄瀰漫到全國，人民又繼續遭受到戰爭帶來的災難，政治的黑暗經濟的破產，也給出版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就是出版物向稱蓬勃的上海，現在也呈現着蕭條的景象，那些黃色書刊，色情小說倒是充斥書市，其中有極少數的幾種肯替人民說話的刊物它們今天是在掙扎着奮鬥着爭取生存，然而常常遭受無理沒收撕毀。對於書刊的工作人員扣押逮捕，甚至封閉的威脅。說到這裏，我們婦女的姊妹們也許會更關心到，今日的婦女刊物究竟有那些？它們又是怎麼樣呢？以下我就來簡略地介紹一下今日的幾種婦女刊物：

先來看看在本市出版的。

『婦女』　它是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編的一個月刊，主編是鍾國蕙先生，它的內容多談婦女如何求進步、生存、獨立、自由。然而環繞着這些問題的，就要解決一個孩子公育問題，所以新出的一期就是托兒所專號，內容豐富，文字亦寫得不差，且能按期出版，這確是一個較為進步的婦女刊物，因此它能得到讀者的愛護，每期能銷到三千份左右。

『今日婦女』　它是諸昭明先生主編的月刊，諸先生是美國留學生，她在美國多少受到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所以她是比較開明的。我們從它所編的刊物也能看得出來的、它的內容是多談婦女應有獨立人格。中國婦女要獲得解放，必須要有職業和托兒所二個條件，其次還贊美蘇聯的婦女才是世界上解放得最徹底等等。但每期在這方面的文章却不夠，大多數的篇幅是在談婦女要有天然美，今後女子的教育，道德、事業、這些問題，因此，它的銷路就比不及『婦女』。

『家』　是黃嘉音主編的月刊，有點西風派，說對政治興趣不濃，它的內容是談家政、家教、戀愛、婚姻、育嬰，保健等都是實際問題，的確可以幫助讀者解決一些問題，如最近一期的社論有二篇短文，是値得介紹的。一對於爸爸篇幹加以批評，諷喜義太偏狹，還說着重在提倡做好爸爸這一點。還有一文是談陶行知先生原來不祇是良師的典範而且還是好爸爸的楷模，所以『家』不僅有這樣的內容，且文字也寫得輕鬆活潑，銷路也很好。

『伉儷月刊』　是與好好主編，蕭慶棠版請了二先生任顧問編輯。它的內容是以基督教精神促成夫婦生活之改善，雖然在現代一般婦女中間不會重視它，可是照今天的社會來分析。仍有它一部分的讀者基礎。

『婦嬰衛生』　它是一位醫師楊元吉所編的月刊，內容多談婦嬰生理衛生，在我們婦女刊物中，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可以從它那裏，獲得一般生理衛生和醫藥上的必要的常識，並且它的文字寫得也很好，使你在閱讀時，不會引起一種枯燥厭棄之感。

除掉以上幾種，尚有『女聲』，『少女』『新女型』等刊，都是新近由於經濟等條件的困難而相繼停刊了。

其次來看看在杭州的：

『婦女旬刊』　它是婦女刊物的老牌子了，它創刊於民國六年，共出七百二十期，抗戰發生後不得已忍痛停刊，就此與讀者闊別了八九年之久，在本月份它以新面目與讀者相見了。過去的我不熟悉，單就拿這一期（復刊號）來看。它的內容較其他婦女刊物有一點不同之處，就是它的範圍非常廣闊，它介紹世界各國婦女的動態，有談今日日本婦女，巴黎的一家托兒所素描，介紹國際婦女聯盟，南斯拉夫的新女性，法國的婦女生活，女飛行家美國的職業婦女，教養界三女性等，該刊可說在今日婦女刊物中獨有的內容，當然也是我們所歡迎的。

以下又來看看四川新出的『四川婦女』和『婦女與家庭』

『四川婦女』　是五月份在重慶創刊的，它的『創刊，致讀者』的話裏，有這麼幾句：『在戰爭勝利後，現存的婦女文化團體東遷（如現代婦女職業婦女）四川文化，將會荒涼，針對這些就創辦了這刊物』。很明顯它是要負担起現代職業兩婦刊留交下來的任務。其內容在同一文中也清楚地說明了：『將偏重於本省婦女生活的報導，婦女問題的討論地方文化發揚工作經驗的交換等等』。這一刊物與讀者

見面後曾博得無數讀者的愛護和支持，因爲它的內容是如此充實豐富。且文字寫得生動活潑。

『婦女與家庭』也是今年六月在重慶創刊的，是李淑世主編的月刊，內容非常充實，它與『四川婦女』略有不同，它是偏重於介紹合理的民主的治家方法，創造美滿家庭培養優秀的人才，并且揭露婦女痛苦和弱點，以換起本身的覺悟。它不空談男女平等，而是踏踏實地的從最切身的實際問題上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有這樣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因之，自它和讀者見面後曾得到很多婦女姐妹的愛護。

『新婦女』是在新加坡出版的，它是一位婦女先進又是編婦女刊物的老手沈茲九先生編的，沈先生又是讀者所熟悉的。該刊在每月初就很快在本市見到了，對於這一刊物，不論從那一方面評價，可說是一本完整的婦刊了。我想作無須多介紹了。

在內地我所知大約就是這些了吧，不過還有一個從重慶遷滬將出版的『職業婦女』雖說已在開始積極籌備出版了。

以下我還得要介紹讀者關以見面的解放區的兩個婦刊．

『時代婦女』是張家口出版的李寶光先生編的，它是晉察冀邊區唯一的大型婦女刊物，其餘小型油印的却還不少。『時代婦女』是一種對婦運帶有指導性的，內容甚爲充實，在七月份的創刊號內，有關於各種婦女問題的專論，以及各種婦女的生活報導，它和山東新華書店所出版的：

『山東解放區婦女』相較，是各有其特色，後者內容是多偏重各部門的婦女勞動英雄的歌頌，各生產部門的生產熱潮發揚介紹，以及生活反映有模範抗屬，光榮的新家庭紡織組，識字組，……的姑娘們，但兩個刊物的共同點是寫得這樣生動，活潑，新鮮，它們不僅是解放區的每個婦女姊妹所熟愛必讀的，亦是男子們所愛好關心的，尤其是我們處在這個環境裏，閱讀着這兩個刊物的時候，我似乎從紙面上看到她們一個個氣昂昂雄糾糾的活躍在各個崗位上，在爲她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翻身，她們是被尊重，和男子們一樣享受着應有的權利。看看她們想想自己，顯然是二極端，我們是被社會歧視，玩弄，摧殘，死亡綫上掙扎着。可惜的這二個刊物竟被重重封鎖不能到達各地讀者向它伸着的千萬雙手的手裏。

（上接第五頁）

第二，我們婦女不僅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要以實際行動來改變法西斯化的政權，排斥法西斯思想的政客進入政治機構，堅決反對軍人干政。譬如說，我的希望美國婦女在十一月大選舉的時候，多多選舉像華萊士那樣公正進步主張和平能夠繼承羅斯福總統政策的人物担任議員。

第三，我們婦女要掃除一切榨取剝削奴役的思想，消除各民族間的歧視與仇恨，扶助弱小民族與殖民地取得眞正獨立與平等。從婦女自身開始來尊重各民族的生存權利，奠定國際合作的基礎。並且從婦女方面進行各國人民的大聯合，以一致的行動來制裁各國的特權階級。

第四，我們婦女要從事各國基於平等地位的聯合國機構的組織。並協助聯合國及各國政府，保證實行聯合國憲章，大西洋憲章，及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我們中國人民更希望美英蘇各國實行波茨坦宣言，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決議，及杜魯門總統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宣言。這些憲章宣言決議實行以後，各國才眞正得到平等，世界也才眞正能夠安定。

第五，我們婦女要反對專以餓死人殺死人來裝滿自己口袋的非正義，非人道的壟斷與獨佔。要反對官僚資本，倚賴政治勢力，橫行霸道。贊成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和平競爭贊成耕者有其田，改革大地主的土地制度。使經濟民主化，然後社會可以繁榮，人民生活可以豐足。這一點是最根本的工作。

第六，我們婦女如果要有平等的地位，幸福的生活，必須推動各國建立以人民爲主體的民主制度。並反對人治，提倡法治，以防止專制獨裁。但所根據的法必須是由人民制訂的憲法，或者得到人民同意的各種法律。我們不能承認僞造的民主，和爲統治階級偏製的法律。

第七，在各國人民之間，我們婦女要提倡培養平等、博愛、互助、合作的精神與道德。但我們不能拿這樣的精神去對付特權階級，對他們祇有仇恨與不合作。

依照這幾條途徑向前奮鬥，我們一定可以到達和平之門，進入永久和平的宮殿。

國都東遷後的重慶婦運

秋葉



祈禱和平

隨着國府東遷的，除了許多官辦婦女團體外，中國婦女聯誼會也跟着遷到上海去了，取而代之的重慶婦女聯誼會，成爲這近五個月來團結陪都各界婦女爲和平民主奔走呼號的中堅力量了。政治環境方面，從前陪都爲國際觀瞻所繫，當局不得不虛飾民主，藉以欺騙外人，現在搖身一變，原形畢露，還在六月間地方首長的警風座談會上已有露骨的表示（見六月十三日新民晚報）。他們主張「治亂世用重典」，將所有民主活動都歸咎於「異黨搗亂」，決定「處之以極刑」。這末一來，政治空氣由沉悶轉人嚴重的高壓。然而如何衝破這高壓呢？毫無疑問的，只有羣衆的力量！

正當這時候，十五天停戰又要期滿，重慶男女都人心惶惶，深恐戰事一發無可抑止，奔走呼號祈禱和平，其虔誠的程度實在無以復加，「六・一六」青年大廈的和平祈禱會，婦女界參加的有老太婆，小姐，太太，苦力小販，還有許多學校女同學和民教班學生都是整隊前往，其踴躍情形也是前此未有。許多人被禱文感動得啜泣起來，可見人民要求和平的迫切了。在祈禱會上他們對好戰者警告：「萬勿再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的後塵，終至毀滅自己，遺害國家，人民及世界！」會上決議分別通電國共雙方請求停戰，發表和平宣言，並擴大徵求簽名等數項。婦女界幾位特別積極的朋友，每日汗流挾背爲收簽名單而奔跑，幾天功夫，四千二百七十餘人浩浩蕩蕩的簽名通電發表了（見六月二十日渝各報）。這次簽名者所屬階層之廣泛，算是重慶歷次簽名運動中所未有，包括各種宗教信仰，據事後調查，百分之九十五都簽了正名。××女中在×校長領導下全校都簽了名，私立××女中經過×教師演講之後也是全校都簽了名。

這次和平運動不僅衝破了由於××血腥狂吠以後所造成的嚴重局面，而且配合了上海「六、廿三」十萬人大遊行，也推動了擴展了全國的和平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婦女不僅能配合呼應，且起了推動和主導作用，無論是宣言的起草，祈禱會的召集，簽名的徵求，處處都能起決定作用。

反對暴力

重慶的姊妹像全國姊妹一樣，年來一直在對好戰的惡勢力作不倦的鬥爭，一次比一次的尖銳。上面說過和平宣言衝破了政治高壓，但七月中，四日間暗殺了兩位民主領袖，所造成的恐怖超過已往任何時期，悲觀情緒侵襲人心，這是不是說民衆運動竟的被壓服下去了呢？不！他們只有更堅決的行動來回答鎮壓者，因此募捐的募捐，慰問的慰問，光只×××一個機關內便捐了二十萬元，此外她們還大胆地參加追悼會的籌備工作，一如參加和平運動那樣的積極和熱心，因爲他們淸楚地認識這是反特務反暴力的運動，必須廣大羣衆來參加。動員的動員，影響的影響，有的是全家，全機關，全學校送了輓聯，甚至平日從未參加民主運動的朋友也都被激怒起來，憤慨萬分地。追悼會的前夕，記者問過了民生路，中一路，上淸寺一帶的裱糊店已買不到一副對聯，其踴躍情形可想而知。國立女師同學四十多人遠自六十多里的郊外趕來參加，其它各女校同學和教職員由南岸，江北，歌樂山趕來參加的也不少。追悼會當天，婦聯會×醫師私人捐送了許多急救藥品，並親自在會場內擔任急救工作，婦聯大多數會員都出動了，分別担任會場募捐，招待，救護等等工作；據說當場募了六十多萬元。他們這種精神一直貫徹到陶先生的追悼會，有些婦聯朋友老早便把對聯買好存在家裏，第×育院捐了十七萬元現款並預備了一大幅白布輓軸，讓每個小朋友到白布上去寫一句各人心坎上要說的話，來紀念陶先生。

李聞追悼會參加羣衆的擁擠和情緒的激昂，是又一次地衝破了嚴重的高壓，掃除了悲觀恐怖的情緒。

一個反暴力運動還沒有過去，另一個暴力又加在人民身上了，那便是「八・六」重慶市總工會武裝「接收」勞協事，該福利社主任周穎女士

暫全體員工都失却自由，連周女士九歲的女孩也遭扣押餓了幾天肚子，這種野蠻的暴行激怒了所有正義人士，幾位女記者跑得最勤，找市政當局，找法官打聽案情，又經常到看守所探望和慰問她們的生活，婦女界每日有人送花送報送食物到看守所，雖然屢遭法警拒絕入內。「現婦」「民婦」「婦路」等刊物都以輿論聲援，並說周女士一天不恢復自由，她們也一天不停止呼籲與援助，終於是群衆的力量達到勝利，周女士等於九月十六日出獄了，出獄之後，婦女界又首先給被難者送衣物，在歡迎會上熱烈地獻花，這一切都說明婦女界扶持正義的熱心了。

女學生也活躍起來了

在黨化教育下，學生思想受統制，行動受拘束，雖然暫時使他們馴服了，但一經時代潮流的沖擊，他們都要咆哮起來的。

首先是×立女中同學反抗無理搜查，結果勝利了。繼着反對集訓，市立女中文德女中等四校學生自治會聯合發表告全國同學書（見六月八日民主報），信上指出集訓的結果只有「學業荒疏，時間浪費，甚至精神上受種種不應有的迫害。」他們還預料到「可能在短期內調去打內戰，……這是多末違反我們本心的事。」他們這個富有反抗性的運動得到各地同學的支持。

其次是私立××女中全體同學堅決反對學校當局非法逮捕學生的陰謀，（見「婦路」一四〇期登「如此教務主任」），最後校方軟化放回被扣押的人。事後「教育」還發明說是根據情報，又被女同學當場拆穿，經過這樣一次鬥爭後，學校裏一向彌漫着的恐怖陰影被揭開了。

再次是國立女師學院四川同鄉會反對徵賢宣言，當省參議會已被軟化了之後，女師同學這個反徵賢宣言，就成爲碩果僅存了。

最近爲了向行將在紐約舉行的國際婦女會提意見，女學校也進行得很起勁，學生和學生一夥，教師和教師一夥，各提各的，××中學的十二位女教師爲了這問題，座談到深夜，國立××同學將報上有關此類文章剪貼牆上，然後將自治會擬好的意見書貼在後面，不到二小時，就有七十餘人簽名。今日的女同學已經大大不同於往日了，對女同學輕視的觀念，顯然也應該改變了。

文化與教育

重慶原有六種婦女刊物，除了「現婦」「職婦」不久前還在續出了一期外，其餘通通復員去了，爲了實際需要，不能不迅速填補地方文化，「四川婦女」便在這要求下面產生的。這是僅僅由於三兩個熱心女青年節省自己薪金舉辦起來的，雖說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但有志者事竟成，創刊號終於五月中旬出版，雙月刊，現在已在印第三期了，據說明年擬改出月刊，內容通俗多反映婦女生活。

還有李淑世女士主編的「婦女與家庭」，裝璜精美，趣味也還高級，也是五月創刊，現在也在印第三期，每期銷數萬册，打破重慶銷售刊物的紀錄，讀者範圍極廣，據說公務員看的爲最多，這是值得重視的，也許正如該刊封面所標榜「凡婦女皆離不了家庭」的緣故，所以談談這問題，個個女人都熱心吧。

此外屬於報紙副刊的，有「婦路」「民婦」，以上都是雙週刊，內容嚴肅，政治色彩濃厚。大公晚報最近也在計劃出版「婦女週刊」，看徵稿啟事似乎只歡迎主婦投稿。

上海出版的書刊寄到此地銷售的很不少，只是婦女刊物似乎一册都不曾見到，這也許是被上海婦刊主辦人所遺忘了的一件工作吧。

關於識字教育，自從周顯主持工人福利社工作後，特別重視女工教育（勞協原有識字班都沒有女工）。她上任不久，便在南岸龍門浩第十一小學內附設了一個工人識字夜校，收該地豬鬃廠和皮革廠男女工人四五十人，可是就這一點點對民衆有實際利益的事，都不能見容於今日的環境。自該校開班以後，夜夜有人利用流氓去搗亂，剪電線拋石頭或在室外亂吵亂嚷多方恐嚇，要不是執事者應付得當，流血事件早已發生。該校只有一個月壽命，終因校舍被收回而停辦，這識字班的被搗毀可算是勞協被武裝接收的前奏。

婦聯會對於民教事業非常重視，幾次提出計劃，規定每小組舉辦一個識字班，經費教師都有辦法，終因教室難借而擱淺。現在僅存的，只有女青年會的民教班，和周宗瓊女士創辦的識字班了。

生產事業

原來由婦女經營的生產機構，計有謝崇德的西南紡織廠，張靄萍的七七紡織廠，羅叔章的生產醫藥合作社，徐鶴平的軍政部被服廠，劉克蘋的縫紉合作社，周宗瓊的國防動力油料廠，和錢國模的大有農場等處；現在僅存者只有生產醫藥合作社一處由張靄萍經營，其它各廠都因爲虧折過大無法支持自行停辦。曾經有十六年歷史的大

有農場近來也常常遭到莫須有的麻煩，農場主人鄭老太太爲此也頗感棘手。不久前，中央印製廠被遣散的女工曾經發辦了一個人造牛奶合作社，但沒有多久，因美貨奶粉傾銷，價高質劣的人造牛奶銷路告絕，合作社只好關門大吉。在整個民族工業都陷於破產的今天，經營生產有如美麗的夢一樣不容易實現。

托兒事業

據記者所知，重慶市郊現在共有十三家托兒所，除了新蜀報館、裕華布廠、豫豐紗廠、杭屬紗廠，第六育幼院，等機關附設托兒所收容各該機關的眷屬子弟外，尚有社會部育幼托兒所、勝利托兒所、職業婦女托兒所、女青年會托兒所、男青年會托兒所、東德蘭托兒所、天主堂托兒所、德芳托兒所等收容外界兒童，其中除了社會部育幼托兒所（土橋）規模較大收容一二〇兒童，男青年會九十兒童外，其餘平均不超過五十名，近在市區的只有六所，拿重慶百多萬人口比例來說，這是多末微小的數字啊，然而僅僅這樣也還不容易維持，最近因援華會自九月份起停止各托兒所經費津貼，都有維持不下之勢，紛紛商議加費，原來月托收費一萬二千元者擬改收三萬元，你想一個公教人員每月收入才七八萬元還要担伙食，如果她有兩個孩子的話，叫她怎麼能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去呢，不送嗎？又怎樣工作呢？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最近美援華會總幹事畢來士來渝，各托兒所舉行了一次聯合歡迎會，提出一封書面報告，總會還成立重慶市托兒所保教協進會，（包括十三家托兒所）共同研究建議本市今後托兒工作的進步和發展。

結語

這數月來的鬥爭是愈來愈緊，一浪緊接一浪，奔騰澎湃，重慶婦運工作者都能勇敢迎接這些浪潮，而且還能起主導的推動作用。

孫夫人對時局主張的全文一在重慶報上登出，八月一日婦聯會便首先起來響應，表示擁護這主張並願努力使其全部實現。羅斯福夫人將發起的國際婦女會將要召開的消息一發出，婦聯會便立刻去電羅斯福夫人和卡特爾夫人表示贊同，一方面便發動全體會員討論，直到最近集合各小組會員大家提出的意見寫成了七千字長的意見書，托由宋鄧兩代表攜往大會報告；它如大中學生，中小教師，公務員，醫師護士等，莫不熱心討論踴躍提出意見。十八梯劉君綠慘案（見九月七日以後重慶各報）發生後，羣情激憤，當地街鄰婦女自動組織了雪冤團向法院起訴，這事件現在還在發展着，重慶所有婦女團體，婦女雜誌社和幾個女學校都已起來聲援她們，希望全國的婦女都能起來聲援她們，直到鬥爭的最後勝利。

除了一般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外，重慶婦運工作者對於本身教育也沒有放鬆，她們十分努力學習還能因地制宜自訂工作中心，比如有計劃的組織生產合作社，有的打算開辦識字班，有的推動別人來增辦托兒所，有的創辦刊物，決心使婦女工作都能在社會上生根，但爲了環境阻礙，大多不能按照擬訂的計劃全部成功，而她們再接再厲的精神卻值得發揚和鼓勵的，尤其是一般婦運工作者多半是中小公務員，除了八小時辦公，還有家庭兒女之累，在公私交瘁之下，猶有餘力使爲民主和平運動而奔走，既出力又出錢，這種精神除了環境愈艱難人民的鬥志愈堅，還有什麼可以解釋呢？

她們竭誠地希望復員到東南去的大姐姐們，一切和平民主的戰友們，不要遺忘在重慶堅持苦鬥中的這羣小妹妹們，希望各地婦女團體經常同她們取得聯繫，交換新的經驗，提供工作上的意見，使全國的工作都能夠互動地配合呼應，才能沒後擊潰那反動的惡勢力，共享和平安樂的日子！

現代婦女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

民國卅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總經售　重慶三聯分店

本期零售五百元

預定辦法

凡預定本刊，全年預付五千元，半年三千元，掛號另加，訂費寄滿即行通知。請直接寄交上海虬江路（寶山路口）瑞和坊十七號，本社。

從偉大的恨到偉大的愛

——介紹瓦希列夫斯卡的新作『愛』——

戈寶權



對於中國的讀者們，瓦希列夫斯卡已是一個相當熟悉的名字了。凡是讀過她那本名著『虹』的人，都永遠忘記不了女英雄娥林娜的面影，都永遠會感觸到那股不能熄滅的仇恨，像烈火在心頭燃燒着，像熱血流遍了全身。這正因爲作者在那本小說中，刻劃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體現出蘇聯婦女的那種道德上的崇高的力量，甚至作者本人也說過：『我確被蘇聯婦女的那種道德上的力量所震服了』。瓦希列夫斯卡繼『虹』之後，又寫了一本富有同樣評價的新著：『愛』。這本書中所寫的，雖然不是前線的激戰或是敵後的鬥爭，但却深刻地寫出了大後方的另一種現實，寫出了一個妻子對於爲從軍所殘傷了的丈夫的忠誠的愛，體現出蘇聯婦女的道德上的崇高的品質。假如說『虹』那本小說所寫的是『偉大的恨』，那麼『愛』這部新作所寫的就是『偉大的愛』了。

在這次蘇聯人民保衛祖國的偉大愛國戰爭中，瓦希列夫斯卡也正像蘇聯所有的作家一樣，貢獻出了她的筆所能盡的最大的力量。她是戰鬥的。正像記者們告訴我們的，她的頭髮剪短了，她穿上了紅軍的軍服、軍褲和長靴，她闊步走着路，她顯得更英俊、更年青了。假如你再看一看她的領口，上面釘着四顆長方形的金屬標誌，這告訴你她是一個上校。她做過前綫日報的編輯，她寫過很多小說，她到過各戰場，她目睹了和體驗了無限的痛苦與悲哀，尤其是婦女們的悲慘而不幸的命運。

還在這次戰爭之前，瓦希列夫斯卡所寫的幾本小說：『日子的面貌』、『祖國』、『苦難的大地』和『池沼上的火焰』當中，她就善於刻劃出波蘭的勞動婦女和農村婦女的悲慘的命運，這種對於婦女受難的描寫，同樣地也表現在『虹』和『愛』二本小說當中。這也許正因爲瓦希列夫斯卡本人是位女作家，她深知道婦女們的悲哀和喜悅，不幸和受難，所以她就能更深切地體現出婦女的生活，和拿婦女來做題材。

『愛』這本小說，是在前年秋天寫成的，最初發表在文藝刊物『十月』上（英文的『國際文學』上曾有過節譯），到了去年三月間即印成單行本，初版是二十萬本，同時並得到了斯大林文藝獎金的二等獎。

瓦希列夫斯卡的這本小說，是寫在和出版在蘇聯人民最後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前夜，它之所以能獲得很高的評價，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爲它正解答了一個急待解答的社會問題：就是當丈夫們，愛人們從前線歸來，也許他們是受傷了，殘廢了，在後方的妻子們、愛人們，還能再像往前一樣地愛他們嗎？多少人爲了這件事苦痛着、懷疑着、但是瓦希列夫斯卡借了女主人公瑪利亞的嘴，向她們果決地說道：『愛！』『愛！』

『愛』小說的內容，是真實而又樸素的，作者雖然只寫了一對夫婦，但他們却成了無數對夫婦和情侶的化身及總匯。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格利高里·契爾諾夫，本來是一位工程師，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就到前線去打仗了。他的妻子瑪利亞進了後方的醫院做護士。她整個的存在，都充滿着她對格利高里的愛，並且還用着同樣無邊的愛來看護那些爲了祖國而殘廢和受傷了的戰士。就在這時候，不幸的消息傳來：她的丈夫陣亡了。這帶給她痛苦的心靈的，是一個多麼深而又不能醫治的傷痕！事實上她的丈夫並沒有死，在作戰中他受了重傷，他經過了非常的艱苦才爬出死亡的圈子，最後被送到後方的某處醫院。他的面部全毀了，他不願使得瑪利亞在生活中會遭到更苦痛的磨難，就改了姓名，變了身世，決心永不再回到他妻子的身

邊去。但是命運在作弄人，格利高里被一位護士（是瑪利亞的女友）識破，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瑪利亞。就在這時候，瑪利亞的內心開始了長久而苦痛的鬥爭，尤其是當她在不幸的重壓之下時，她已接受了醫生伏降左夫的求愛。鬥爭是苦痛的，當她走出了心靈鬥爭的苦痛時，這就成了她新生的起點，她回到殘廢了的丈夫的身邊去，重新用她過去那純潔的愛去愛他，把他們的命運永遠結合在一起。

在整個小說中，瓦希列夫斯卡對於瑪利亞的心理發展過程的描寫，是驚人的。瑪利亞最先是拿全副的心來愛她的丈夫，她曾經這樣安慰過一個傷兵：『你曉得，我是有丈夫的。我的丈夫在前線上。也許，他這時候也正像你一樣地受了傷。我告訴你真話：假如他不能那樣毫無一點損傷地回來，……就讓他沒有手，沒有腳地回來吧，只要他能回來。我的手要變成他的手，他會靠了我的眼睛來看光亮，只要他能，只要他能和我在一起……』這是瑪利亞的真誠的話！她是那樣全心地充滿着對格利高里的愛；『她的微笑差不多就是另一個男性的微笑，就是格利高里的微笑的反映。她差不多一年沒有見過她的丈夫，但在這兒，他永沒有離開過她一分鐘』。

突然間，她的丈夫的死訊傳來了，這個不幸的死訊帶給了她一個很深的打擊：『對於她，整個的世界都存在於格利高里的身上，格利高里對於她就是整個世界。凡是她所身受的一切，好像都是經過格利高里，並且是為了格利高里的。戰爭，她在醫院中的工作——這一切都和他聯繫着，充滿着他的人格。……啊，現在格利高里不在了，……她應該怎麼樣呢？……』瑪利亞從此像了一顆半死了的心工作着，生活着。可是更使她痛苦的事，就是她的丈夫又重新被發現了，並且是個殘廢的人。瓦希列夫斯卡就在這裏展開了復雜的心理描寫，告訴我們瑪利亞的心怎樣經過了一度激變：當她重新見到她的丈夫時，那再不是她曾經愛過的格利高里了，另一種受難的情緒蒙蔽了她的愛。她的心空虛了，尤其是因為她在心靈的苦痛之下又承諾過伏降佐夫的愛。怎樣能透出這種心靈的苦痛呢？怎樣能得到解救呢？跟伏降左夫到高加索去嗎？留下來生活在殘廢了的格利高里的身邊嗎？她走到十字路口了，不知道往何處去。就在這時候，一線光亮透進她的心頭：一位鄉下的姑娘，到醫院裏來迎接她受了傷的未婚夫回去，雖然他是殘廢了，但因為他是為了祖國而殘廢的，這種殘廢是光榮的，她要永遠愛他，永遠照護着他。這對於瑪利亞好像是一個啓示，她惟恐被耽誤了時間，從醫院裏就一直奔回家，撲倒在格利高里的腳前：『這是她的格利艾』！她永不能離開他。當伏降左夫來邀她同到高加索去時，她像宣誓似地回答道：『我要和他永遠在一起！』伏降左夫困惑了：『瑪利亞，這樣的犧牲……』瑪利亞馬上就回答道：『你弄錯了，這不是犧牲。』並且安靜而明確地說道：『這純然是……純然是愛』。

瓦希列夫斯卡的筆觸是真實而有力的，這正如一篇批評文字中所說：『瓦希列夫斯卡的小說的力量，不僅僅在於她描寫出許多無可懷疑的事件的真理。它的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她向我們揭示出人的情感的偉大的真理，主要地講的是人』。『在這本作品當中，個人的愛的題材，被提到了具有全副社會重要性的高度』。

在這次蘇聯人民保護祖國的偉大愛國戰爭當中，蘇聯的婦女已向全世界顯示出他們道德上的崇高的力量和品質。我們知道在蘇聯的婦女當中，出現了無數的像巴甫里青科一樣的神槍手，出現了無數的像丹娘一樣的女英雄，出現了無數的生產前線上的光輝的勞動女性，她們是把她們全副的精力和心力，都獻給為祖國勝利而鬥爭的事業。蘇聯很多的文藝作品，就是歌頌她們的。同時，當在作戰期間，無數的婦女更以獻身的精神，鼓勵她們的丈夫和愛人去作戰，用真誠的等待期待着他們的歸來，她們是把她們自己對親人的愛和對祖國的愛打成一片。在文藝作品方面，像西蒙諾夫的詩和劇本『等待我吧』（詩有拙譯，載『清明』創刊號，劇本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譯名為『望穿秋水』），就是關於這種題材的一個嘗試，而瓦希列夫斯卡的小說『愛』，更是將這個題材加以發展和具有着高度社會教育意義的一部成功作品。西蒙諾夫曾經講得好：『這是種強大的力量。蘇聯婦女的忠貞，豪俠，高尚的品質，給蘇聯的戰士們灌注了一種新的力量，激起他們的勇敢。……在更好的將來，它是一種忠實的象徵，勝利和希望的象徵』。

瓦希列夫斯卡這本小說的原名，直譯應該是『純然是愛』或『單純是愛』（俄文為『Prosto Lyubov』，英譯名為『Lust Love』），現在簡譯為『愛』。當此全文即將在本刊連載之時，特先寫一個介紹於此。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中篇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一

瑪利亞脫下了醫院裏面穿的白色的罩袍。她轉了一下龍頭，自來水就像一條細長的泉流噴射出來。她的二十四個鐘頭的值班工作已經結束了。窗子外面還黑得很，但是樹木的輪廓，已經在快泛白的天空的背景上顯現出來。瑪利亞用着友情的一瞥，來迎接了這新的一天。她心裏這樣想着：假如不是因爲這場雨的話，那麼步行走回家，該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呀。或者，她就索性這樣走回去，感覺那打在她面孔上的陰涼的雨點，那愉快的微風，和聽着水灘裏的水在她脚下飛濺開來的聲音？當童年的時候，她就喜歡這種天氣。她在雷雨交加或是傾盆大雨的時候，就從家裏奔出去，因爲風撕刮着她的衣服，雨滴打着她的面孔，雨水沿着披散的頭髮流下去，雨點在水潭裏跳躍着，而感覺到無限的高興。不用說，當她後來回家時，總有一場責罵在等待着她：母親爲了那雙濕透了的皮鞋，那件縐縮起來的衣服，還有那條從此再也不能用的絲帶，會埋怨過不休。

但是過了不久重新是風雨，它們又在召喚着她，誘惑得她發狂，帶着叫喊的聲音在院子裏奔跑，並且還因爲陰涼的雨水打在她的面孔上面而感到沉醉。

瑪利亞微笑起來了。是的，這一切還都留在她的身上。正像她的母親所說的，這是些野蠻的天性。但是現在呢，她要眞正地愛惜她那雙皮鞋了。這是她僅有的一雙，並且已經破得相當利害。還是像往常一樣乘電車回家吧。然後就睡呀，睡呀，睡呀！好好地睡他二十四個鐘頭！

門打開來了。

「一齊去吧，瑪利亞，一齊去吧，他又在叫喊了，他那樣可怕地在叫喊着！」

瑪利亞急忙揩乾了手，重新穿上罩袍，爲了心急還拉斷了糾纏在一起的衣帶。

「眞太對不住啦，你大概一定非常疲倦，但是……」

「不要說這些傻話吧，拉雅，我們就去」。

一條長長的走廊，舖着暗紅色的地氈。病房的門都大大地敞開着。到處透散着藥的氣味。有人被用担架抬過去，有人匆忙地奔進手術室。

「我絲毫沒有一點辦法能對付他」，拉雅想解釋一下，孤苦無助地擺着雙手。但是瑪利亞並沒有聽她的話。她打開了一個小房間的門，迅速地就把它隨手關上。兩個見習護士在吊床旁邊彎着腰、按着一個受傷的人，俯着向他解釋一些什麼。這個受傷的人從她們手裏掙扎出來——這是一個蓋滿了繃布的白色的木乃伊。

「我不要這樣，我不要這樣，你們聽見嗎，我不要這樣呀！我不要你們，我什麼人都不要！滾吧，你們這些母狗！」

瑪利亞輕輕地走近他，把手放在他紮了繃布的頭上。一隻暗黑色的眼睛，從厚厚的白紗布下面陰鬱地看着她。

「你要什麼？」這個受傷的人狂吼道，但是她已經看出：他認識了她，並且立刻就平靜下去，不再放肆了。

「看你做了些什麼事呀！你不難爲情麼？怎麼能夠這樣呢？」

她向見習護士們點了一點頭，要她們都走出去。她們瞭解了她的意思，不聲不響地就消失在門後了。

「我已經講過一百次……我已經這樣講過啦。難道不是嗎？」

他的聲音高揚起來，更加響了，在它裏面可以聽到某種威脅的聲調，就像馬上要轉成一陣狂喊似的。

「你講了些什麼聰敏的話呢？」

「我不要這樣！我不要你們的繃布，你們的注射，你們的手術，你們的醫生和醫院！我不要這樣！你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誰又允許你們這樣做？我不要這樣！」

她坐在吊床旁邊的椅子上，並沒有把手從包紮着他頭部的繃布上拿開。

「那麼你要什麼，你這個頑強的人？」

「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你聽見嗎？我想死，我有權這樣做。你們爲什麼還要磨折我呢？」

「死——這倒是很簡單」，她靜靜地說道。

「當然，活下去却更難。但你應該活下去，你一

定要活下去！」

「我就不要這樣。護士，你爲什麼要坐在這兒，浪費你的時間，像個警衛似地看守着我？難道這是一所監獄嗎？我問你，難道這是一所監獄嗎？」

她仔細地、溫柔地，用手在他白色的繃布上撫摩着，向他和愛地微笑着。而那隻僅有的燃燒着的眼睛，從繃布下面向她凝神地注視着。

「昨天你撕毀了繃布。你想傷害你自己。我們這樣爲你操心，我們這樣想幫助你，就像這都是與你無關的。你是一個頑强任性的孩子。因此我們就得看守着你。」

「哦，這是怎麼……」

他安靜下去了，靜默了一會兒。瑪利亞等待着。

「你告訴我的是實話，只是實話，是純粹的實話嗎？」他突然問道。

「我想這樣做」。

他沉思了一會兒，聚集起他的思想，打算提出一個問題。

「你沒有告訴我實話，護士。你想一想吧……。假如你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眼睛瞎了，躺在醫院裏……」

「你並不是瞎了」，她嚴厲地說道。

「敏，只有一隻眼睛？這總歸是一樣。失掉一隻眼睛，一隻手，一條腿。那時候你還想活下去嗎，啊？你還想活下去嗎？」

他惡意地，頑固地大笑起來，而那隻暗黑色的眼睛，也燃燒着狂烈的火光。

「只告訴我實話、一句實話吧。假如你能不哄騙我的話」。

「我要告訴你實話」，瑪利亞安詳地回答道：「應該好好地躺着。讓我移動一下你的枕頭，就這樣。現在睡着吧……」

她拿起他發燒的手，他溫靜地躺着，等待着。

「你曉得，我無法把我所遭遇的情形來告訴你。說不定，我也想死。」

「那麼你聽！」

「等待着」。

可怕的疲倦突然完全消失了。她覺得她充滿了力量，就好像值班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對於格利高里的思念，像陣熱浪穿透了她全身。

「你曉得，我是有丈夫的，我的丈夫在前線上，也許，他這時正像你一樣地受了傷。我告訴你實話：假如他不能那樣毫無一點損傷地回來，——就讓他沒有手，沒有腳地回來吧，只要他能回來。我的手要變成他的手，他會靠了我的眼睛來看光亮，只要他能，只要他能和我在一起……」

不，她並不是在和一個受傷的人講話。她是在祈求命運、歷史、還有那毫無慈悲的世界，好讓格利高里回來。啊，再一次聽到他的聲音，看見他的微笑，感觸到他的手，照應他，和待在他的身旁……。重新感覺到那充滿了她的心的幸福的巨浪，那最深沉的信心和那緊抓住心靈的寧靜。重新想到她心愛的人將永遠和她在一起的那樣最大的幸福，想到他不會消失在戰爭的遙遠的道路上，他要回來，他們會重新在一起……。還意味着什麼呢……。不，不，她要向他解釋，要說服他，幫助他，正像他曾經幫助她幾百次一樣……。

「這是實話嗎？」這個受傷的人嚴厲地問道，他那隻陰沈的眼睛的一瞥，似乎要穿進她光輝的面孔似的。

「是的，這是實話」，她勝利地肯定道，就像是在宣誓。「這是純粹的實話」。

他現在看着天花板。

「但是你可知道，護士，我有一個女孩子……」

是的，當然，現在她知道她所說的話正是對症下藥了。她所作的回答，正是針對那件最苦惱着他的事情的。

這個受傷的人舉起手來，在自己的面孔前面無能爲力地移動着。

「你要什麼？」

「在枕頭下面……。在這兒，在枕頭下面……」

她伸出手。紙頭發出了響聲。這是一個用練習簿中的紙頭糊成的信封。上面有着紫墨水寫的塗污了的地址。

「拿出那封信吧，護士」。

這是一張小四的污髒的紙片。

「護士，大聲地讀給我聽」。

她在膝蓋上展平了信紙上的縐紋。化學鉛筆寫的字都模糊不清了。

「我親愛的瓦夏！我全心地問候你，還有媽媽，還有小妹妹佛羅霞，還有姑媽，還有所有的鄰居，大家都問候你好。我非常高

興，就是我已經知道了你在那兒，還知道了你的地址。爲什麼你不寫信給我，告訴我們那兒受了傷？現在我想寫信給你，無論怎樣我都要來看你；寫信告訴我吧，你那兒受了傷，即使你變成了一個殘廢，也不要難過，因爲無論怎樣，我永遠還是像從前一樣，我現在寫信給你，希望你不要胡思亂想，只是寫信給我吧。家裏一切都照常，你的父母也很健康，我們大家都在等着你，寫信告訴我們，你要再上前線，還是就回家，假如需要的話，我就乘車來接你，因爲你的父母不方便，而我是能來的。再問候你一次，等着你的信，再見。你的奧妮亞」。

瑪利亞仔細地疊起那頁破爛了的信紙。在受傷的人那隻向着天花板大大張開的眼睛裏，出現了閃爍的光輝。

「現在你曉得了」，瑪利亞說道：「我也這樣告訴過你……」

「你就這樣想嗎，護士？……」

「你怎麼一回事啦！這是奧妮亞親筆寫給你的……」

「是的，當然……。但是我這樣想……。也許：一切是這樣的，可是當我一回到……」

「不，不，這是很明顯的。難道你沒有讀過這封信嗎？」

「我怎麼沒有讀過？我讀過的……。昨天讀過，今天讀過……。但我總覺得……」

「唉，你這個傻瓜，那麼你的這個女孩子還值得什麼呢？你回了家，你們會在一起工作……」

「什麼樣的工作呀……」他苦笑地說道。

「這兒有爲你做一個人造的手臂，那你就可以工作了。你的妻子會幫助你，孩子們生了——孩子們也會幫助你」。

「孩子……」

「唉，當然啦。現在只要安靜地躺着，讓所有的傷很快都全癒了。這樣就可以早一點回家，回到奧妮亞身邊去。你肯安靜地躺着嗎？

「假如真是這樣，——那我就……」

「你肯聽醫生的話嗎？」

「嗯……」

「那就行了。並且不准再胡鬧，利用各種不入耳的話去罵護士們」。

他有些難爲情了。

「那麼我現在怎麼辦呢……。也許，護士，你告訴她們一聲吧！因爲……」

「不，你要自己道歉。……」

「那麼我自己……」

「當然，是你自己。嗯，那麼我走啦，你要好好地睡覺，再不要鬧什麼事！」

只有在走到樓梯上的時候，瑪利亞才覺察到時間已經很晚了。她匆忙地扣好外套。在她的心裏，幸福像一朵小小火花在燃燒着，就好像是從格利高里那兒來的遙遠的溫暖，就好像這是他滾熱的手在親密地緊握她住的手。她飛快地從樓梯上奔下去。

（待續）

本社徵求社友

「現代婦女」創刊到現在，將近四年，我們靠着愛好本刊的先生們的幫助，在極度困難的環境與條件下支持過來了。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希望它能和全國廣大的姊妹們見面，才從大後方的重慶遷來上海，並且準備在短期內復刊。

但是現在人地生疏，物價繼續高漲，我們的困難是更多了。所以我們先從徵求社友，以充實我們的陣容，鞏固我們的基礎，因此我們熱誠要求愛護本刊的朋友們參加爲社友，並在精神與物質上，不斷給予支持。

現代婦女社啓

社友的義務和權利

權利

1 社友投稿，本社儘先刊載。

2 社友訂閱本刊七折優待。

義務

1 協助本社推銷本刊。

2 代本社聯絡當地讀者，反映她們對本刊意見。

3 繳納社費：分五千元，乙萬元，五萬元三種，可按社友經濟能力繳付。

社友注意

凡於本年七月份以前參加本社之社友，亦請依照新辦法繳納社費以備手續，並請即將最近通訊處示知，以便換發新社友證件。

林中之死（小說）

休伍·安特生作　蕾亞譯

不一會兒，所有的狗跑向林地，牠們為了什麼事興奮着。如此寒冷，清澈，月光皎潔的冬夜激動了羣狗。也許是狗有的本能衝動，當牠們還是狼，還是冬夜成羣結隊的在林中徜徉，那時遺留下的本能衝動，重在牠們身上復活。

老婆子面前空地的狗捉住兩三隻兔子，牠們迫不及待的飢餓滿足了。牠們開始嬉戲，繞着圓圈在曠地奔跑。一圈，又一圈來回奔跑。一隻狗的鼻子對着另一隻狗的尾巴。在林中空地，積雪低垂的樹梢，和嚴冬晴月下，牠們無聲無息地跑着，造成一副奇異的圖畫。牠們跑着兜着圈子，足步踏印在軟雪里，沒有聲響。牠們跑，一圈又一圈的團團轉跑。

老婆子臨死也許看到牠們找食，捉兔子，轉圈跑着玩。她或許醒了一兩次，用朦朧模糊的老眼看着這副奇異的景像。

她現在不會很冷了，只是渴睡。生命長久的糾纏着，時去時留，或者她精神已經恍惚錯亂，或者是夢見在德國人家自己童年的時代，夢見以前她還是個小孩子，母親還沒有離開她逃走的時候。

她的夢不會很愉快，她不曾遇到過愉快的事情。時常有一隻格萊姆士的狗離開大夥繞着的圈子，挨近站在她跟前，把牠的臉用力貼近老婆子的臉，紅舌頭拖在外面。

一羣狗繞着圈子跑着也許是行一種祭禮。也可能是狼的原始本能，月夜和大夥環圈的奔跑從牠們身上喚醒了，使牠們多少有點懼怕。

「如今，我們不再是狼了。我們是狗，人類的奴僕。活着吧！人類。人類死了，我們又要變成狼了。」

一隻狗走到老婆子背靠着樹的地方，鼻子挨近了她的面孔，牠似乎滿意高興了，又回到和大夥一同跑着。那天晚上，格萊姆士全家的狗，在她臨死前都這樣做。這一切我長大才明白，因為有一次在冬夜里，我看見一羣狗等待我死，就如我小孩子時，那天夜晚牠們等待老婆子死一樣，但我碰見這件事情時，已經是青年人了，而且並無死的意思。

老婆子輕輕地，靜悄悄地逝去，一隻狗走近她，發現她死了，所有的狗都停止了跑步。

牠們聚在一起挨近她，

哦！她死了！她活着，飼養格萊姆士的狗，現在怎麼辦呢！

她背上還有包裹呢，米袋子，裏面有鹹猪肉，屠夫給她的肝子，狗肉，還有熬湯的骨頭。城里的屠夫突然大發憐憫心，把她的米口袋裝得沈重重的，讓老婆子滿載而歸。現在，却讓狗兒們滿載而去了。

四．

一隻格萊姆士家的狗突然從夥伴中躍起，開始打撞老婆子背後的包裹。如果狗真正是狼，那隻狗必定是這羣的首領。牠怎樣做，別的狗便跟着怎樣做。

牠們全都用牙齒咬進老婆子背後補縛住的米口袋。

老婆子的屍體被狗拖到空地上，襤褸的衣服很快撕到肩上。兩天後發現了她，衣服撕到臀上，但是狗並沒有碰一碰她的身體。牠們只從米口袋拖出了肉。發現她時，她身體已凍僵，雙肩狹窄，身體細小，像一個快人可愛的年輕女孩子的身體。

這些事情發生在中西部城市，靠近城鎮的農莊，當時我還是小孩子。獵夫出來獵兔子，發現老婆子的屍體，沒有動它，覆着雪的小塊空地上踏成的小徑，這地方的靜寂，以及狗曾在這里想拖拉，或是撕開米口袋，打擾了屍體，——這一切使他驚駭，他急急忙忙趕回城里。

我和一個哥哥在大街上走，他送午報到商店去，天已近黑了。

獵人走進一家雜貨店，講出他的故事。而後他又去鐵器舖和藥店。人們開始聚集在人行道上，而後他們沿大道往森林那地方去。

哥哥本來該去繼續分送他的報紙，但是他不去了，每個人都朝樹林里去。承辦葬儀的人去了，執行官也去了。有些人坐上載貨車，趕到小徑從大道分出的地方，而後走進樹林，馬沒有好好裝上蹄鐵，在黏滑雪地上打滑溜。他們並不比我們這些走路去的人早些到。

執行官塊頭很大，他的腿在南北戰爭中扭壞了，他扶着一根笨重

的拐杖，迅速的沿大道跋行着。我和哥哥跟在他後面。我們走着，另外的大人和孩子們一路加入我們這羣。

我們走到老婆離開大道的地方，天色已黑，但月亮已昇起。執行官以爲可能是謀殺案。他不斷向獵人發問題，獵人揹着槍走着，狗跟在他後面。獵兔子的獵人常常有機會出這樣風頭。他還電利用這機會，和執行官一同在人們行列前面領頭。

「我看不到傷痕，她是個漂亮的年輕的姑娘。她面孔埋在雪裏。不，我不認得她。」實際上，獵人并沒有仔細看屍體，他給駭住了。她也許是被暗殺了的，也許會在人行樹後跳出，把他也謀害了。

樹林中，午後瞬瞬的時分，樹木光禿裸露，白雪覆地，萬籟都寂，悚然的感覺潛過內心和全身。若是有怪異，神出鬼沒的事情發生在鄰近，你只有想趕快離開。

一羣大人和小孩子們走到老太婆行過的田地，繼續前走，跟在獵人和執行官的後面，上了很小的斜坡，到了樹林。

我和哥哥不作聲響，他將一捆報紙吊在肩上。他回城後，必須去分送報紙才得回家吃晚飯。要是我和他一同去，——他毫不疑惑地決定我應該去，我們兩人都會回家晚了，媽媽和妹妹都不會給我們熱晚飯。

嘿，我們可有話講了，孩子不會常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幸運的；碰巧我們走進雜貨店，獵人進來了。獵人是鄉下人，我們以前都沒見過他。

於是這一羣大人小孩子們走到空地。這樣的冬天夜晚，黑暗常常迅速地降臨。但是一輪滿月將萬物映明。我和哥哥站在老婆子死去的樹旁。

她並不顯得蒼老，月光凍結了她在那兒。一個男子將她的屍體在雪地翻轉過來，於是我清清楚楚瞧見了一切。我全身因奇異神秘的感覺而顫抖，哥哥也是這樣。但也可能是因爲寒冷。

我們兩個從未見過婦人的身體，或是雪黏在凍結的肉上，使她如此雪白可愛，大理石一般。沒有女人跟着從城鎮來，一個男人，城裏的鐵匠，脫下大衣，展開鋪在她身上，而後他抱起她，往城鎮去。別的人緘默地跟着，那時沒有人知道她是誰。

五。

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見空地，狗跑步蹟成的圓形，好像小型的跑馬道，看見人們如何迷惑不解地望着白色裸露，好似年青的嫩肩膀，聽到人們低低耳語的猜評。

大人們只是迷惑不解；他們把屍體帶到辦喪儀的人那里，鐵匠，獵人和執行官，和另外幾個人都進去了，把門關住。要是父親在，他或許能進去，我們小孩不能進。

我和哥哥去送其餘的報紙，回到家里，哥哥講這件故事。

我默不作聲，早早去睡覺，可能是我不滿意他講故事的講法。

以後在城鎮，我一定聽到片斷的老婆子的故事。第二天她便認出來了，於是舉行了偵詢調查。

丈夫和兒子從什麼地方找了來，帶進城，想要把他們和老婆的死牽連在一起，但是不成。他們有全然無可非議的供詞，

我倘記得樹林的圖畫：人們佇立在四邊。裸露的，女孩子模樣的形體，面向地；狗，狗跑步踏成的輪道，以及上面寒冷、清澈的冬夜天空，幾片白雲在上面飄浮過去。牠們在奔跑，橫過樹林之間小小天空的空間。

我不知道樹木的景像成了我所講的真正故事的基礎。那些片斷的事是很久以後慢慢的拾起的。

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年青時，我曾在德國人農場上工作，雇來的女孩子害怕她的雇主，而農人的妻子仇恨她。

我看到了那地方的情形，晚些時有一次，清朗的有月亮的冬夜，我帶着狗，到森林作了一次類似神出鬼沒，奧祕的冒險。當我是小學生，一個夏天，我和一個小朋友沿着小溪，離開城鎮走了幾里路，靠到了老婆子住的房子。自她死後，沒有人住在裏面。門樞扭壞了，窗戶也破了。我和那孩子站在外面路上，附近狗，無疑是附近東滿西落的農家狗，沿着角跑來，牠們是兩個身高骨瘦的像伙，走近籬笆，虎視耽耽地向着站在大道的我們。

我長大了後，整個的事情，老婆子死的故事，對我好像是聽到的遠方的音樂。而音符必須緩慢的揀出。某些事情必須要去明白。

死去的老婦，命里註定了要餵養禽獸。無論怎樣，還是她做過的一切事情，她在出生以前，小孩子時候，德國人農莊上勞作的少女的時候，都在餵養禽獸，結婚後，衰老了以及死的時候都還在餵養禽獸。她餵養牛、鷄雛、豬、馬、狗、還餵養了人。她的女兒孩童時夭折了，她和兒子沒有親密的關係，她逝去的夜晚，她還是匆匆忙忙地揹着養禽獸的食物趕回家。

她死在林中空地上，死了以後，她還是繼續給地餵養着獸類。

你想，那天夜晚，我們回到家里，哥哥講故事，母親和姊姊坐着聽，他很可能說不出指要的意義，他太年青，我也太年青，這樣完整的故事有它自己的美麗。

我不再想加強這故事的意義，我只是解釋爲什麼那時以及之後我的不滿。我只是講出來，使你明白，爲什麼迫使我自己平心講一遍這簡單的故事。（續完）